



MING

具  
三

航空委員會總務部 [中國航空軍出題] 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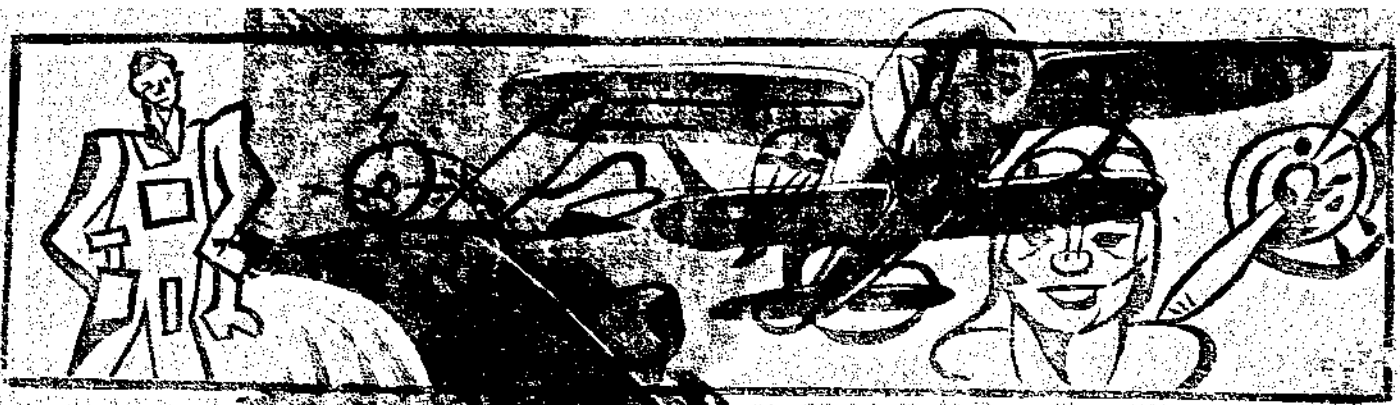
非

# 軍空的國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

本報出版：高郵元亨

48



目次

特寫二篇

假使敵降落全部隊襲擊××

看他們轟炸

單騎(報告)

獻給你——天空的英雄(詩)

打一次賭(報告)

廣東

部部的「鉅人」(英·L·戈里伯)

飛炸敵記(蘇·P·李道夫)

夜間戰鬥機中隊方調記(英·S·塞爾)

零碎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五封)

算橋日記

封面畫

校完小記

龍 九一

若 三九四

戈 三九六

周 三九七

村 四〇〇

民 四〇七

錢 三九八

洪 四〇二

魏 四〇五

編者 四一九

天 四一九

貝 四二三

胡 四二三

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中國空軍出版社」印行

非  
中國空軍

非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地址：成都航空委員會



憂憂憂憂，一架敵機被咬住尾巴，翻滾閃躲，不得脫，嗚！一聲長嘯，墜落下去。

憂憂憂憂，一架敵機迎頭被攻擊，火花起處，機頭突然下沉，原來發動機中彈損毀，挽救不及，只好沮喪的迫降在神國的大野荒郊上。

X分鐘的猛烈格鬥，敵機不支，狼狽向東逃走。

同時，司令官接得情報：敵轟炸機十八架已經飛臨遼寧上空，巨型機三十架則在岳池上空繼續向西飛進。

一道命令下達對空電台，即刻轉到留空的戰士耳中：「敵後續部隊即至，仍須留空嚴密戒備。」

八時三十分，當驅逐健兒再度游弋了兩個圈子時，敵轟炸機十八架已經突進機場東北方的上空了。

攻擊！

敵機倉皇投下炸彈數十枚，繼續取著弧線，重又走上歸程。

廣漠無垠的空場坪裏爆起了破片泥土，蜂窠般的小小彈坑便是敵人巨額軍火發換得的代價。可是，還有，濃煙從蜂巢深處透起來了！有異樣，觸鼻的氣息奔向人和牲畜的五官口鼻來——

是毒氣！

是的，是毒氣！毒氣警報馬上發放出去！全區人員都穿戴起預先備就的防毒衣物，消防救護隊並且機動的參加了各種搶救工作。

敵人的殘酷行為也許傷害了我們幾匹馬，幾頭牛，幾隻雞。人，中國人，他是不能侵害的！不能侵害的！

暫時的寂靜。

我驅逐機油量告匱，奉命飛赴鄰近輔助機場緊急加油待命。

敵轟炸機則久已去遠了。

可是，只一刻，沉重的發動機轟音——是比前此更沈重的轟音，又從東北方投遞過來。接著，三十架敵方的巨型機乘隙偷襲進來了。

將近臨到機場上空時，第一架機上第一團黑色衣物被拋擲下來，黑色物緊接著脫變成一把連蓬式的巨傘，巨傘迎風擺盪幾下，隱約挾有武器的敵方傘兵便開始現出了一個輪廓。

然後，第二團，第二把傘，第三團，第三把傘，第四團……天空霎時布滿了白的藍白各色巨傘，慢慢的，慢慢的向下飄降著。

司令官決心早定：誓滅此虜！

於是，命令一道道飛馳出去。高射砲隊，先前是因了射程不及噤住口也禁住手的，現在開始怒吼了。機場警戒部隊，負有殲滅陸上任何敵寇的責任，現在是凝注著擺盪下沉的傘兵，已經做著射擊姿勢。驅逐隊呢，大部加油完竣，一架架的又首途返回X×X機場來。

約X分X秒鐘，全部敵傘兵——估計三百餘人——先後降落機場西南一帶地區，企圖集中騷擾。

圍擊！是司令官的命令。

日夜警衛機場，備極勤勞的機場警衛隊，現在是面對著更艱鉅的任務了。

由連排長身先士卒的率領著，X百名精幹的戰士在大後方展開了一幕激烈戰鬥的場面。

一排迫擊砲，一串機關槍。在砲火掩護之下，戰士們順利的推進了××米，達到步槍射程內時，全體匍匐下來，披掛偽裝，繼續緩緩向前逼進著。

嗚——嗚——

嗚——嗚——

部隊指揮者一面探察敵情，一面決定自己的術略，嗚呼地喊：

「向右×十米，匍匐前進！」

士兵們拱起背，槍支橫在胸前，疾步膝行一程馬上又扒伏下來。

有的，冷不防一抖身子跳起來，箭步竄到命令指定的崗位，然後連槍帶人一齊撲倒地上。

有的，把槍頭夾在胯下，雙手抱住槍杆，滾行而前。漸漸的，敵人是落入我方的鉗形包圍之中了。

可是，敵人的武力——數目是三百餘名，也並不處於劣勢地位呀。

不能任令局勢——持下去，——

嗚——嗚——

嗚——嗚——

驅逐機加油完畢，全隊返回機場上空，一架架的更番俯衝下來。

槍彈之鞭一抽，一排敵兵立刻應聲而倒。三個，五個，十幾個……

敵人膽寒氣餒，不敢妄動，更無論完成破壞機場周圍物資的使命，祇蠕動著把所攜輕重武器集中起來，企圖負隅頑抗。

這時，賢明的司令官又抓住時機，指揮各個單位完成

了各種應急的必要措置；輸運補充彈藥，担架救護傷員，趕修被炸路線，防止漢奸裏應外合……

九時五十分，敵傘兵在我猛烈攻擊之下，損傷三分之二，但餘額仍舊憑藉所備步兵砲兩尊，機關槍九，頑抗不退。

增援大有必要了。×分鐘後，一列卡車載來××名生力軍，到達××河，另行築成一道新的防綫，以鋼錐之銳勢向敵陣猛烈突進。

同時，高射砲隊奉命改為平射，以便迅速撲滅敵人的步兵砲。

嗚——嗚——

一陣砲聲交響著一串槍聲，敵方的還擊却逐漸逐漸的稀疏，沉寂了。

一步一步推進，每個戰士心中都綻開一朵茁壯的花——企圖騷擾我大後方重鎮的狂妄敵人即將在自己手中就擒了！他們不辱使命，無負於萬千同胞！

蓄足了銳氣，等待著最後的命令，眼睛釘定在——不，是全神貫注在——殘敵的身上。還有××米，還有××米，近了，就在面前了！

一聲令下——衝鋒！

鼓噪聲中，戰士們皆從地上一躍而起，挺著槍刺衝撲過去。像山洪爆發，像春潮奔湧，殘敵望影披靡，不加抵抗，便自動拋却武器，匍匐在沙地上……

××月×日，第一次大規模的防空防禦演習，在劉桐光將軍的指揮之下，圓滿的完成了。

假使敵人敢於派遣降落傘部隊襲擾××，上面的記載便是他們的殷鑑！

三十年十二月三日

# 看他們轟炸

——空軍××班畢業典禮速寫——

白濛濛的烟霧，瀰漫在××機場的上空，幾朵小紅旗興奮的躲在場上的枯草間搖擺。

一列喂飽了汽油的飛機，蹲在枯草上默默無聲。大卡車，小汽車，一串串的在它們的前面駛來駛去，壓得那些乾枯的草葉吱吱作響。

在機場的左角，新豎起一座高高的檢閱台，台的左近，有一條碎石鋪的狹長小道通內面的營房。

天還未亮穿，營房裏的鋪被及一切設備已經弄得整然有序。從窗洞望過去，中山室門口搭起了一座新的司禮台。台前鑲着一道彩坊，中間橫嵌着一排金字：

「空軍轟炸總隊偵炸訓練班第×期畢業典禮」

每個人望着這一排耀目的金字都很興奮。場仗們把營房前後的地面打得掃得天光地白，機械士們穿上了他們的整齊的工裝。

昨天他們還是辛勤研習的學員，明天就要躍上銀空作空軍首腦部的耳目，為全國同胞報仇雪恨，為全世界伸張公理。這些新戰士們都像新娘嫁娘換了粧容。嶄新的呢質軍裝，斜伸的皮帶，潔白的手套，光亮的腰刀，把他們的英氣勃勃的身姿烘托得更壯勇。

在司禮台側面展開一幅像屏風樣豎着的「會場情報」，告訴大家，他們今天要在衆人的熱望下做些什麼事。

一張大紅紙寫着他們的名字。人們走過那里都不自禁的站着唸一遍，彷彿唸了他們的名字自個兒對祖國的期望也就寄給了他們似地。

太陽升起來了。

毛邦初將軍的汽車駛來了。

空軍首腦部的人來了。

新戰士們的精神更加鼓舞了。

銀笛一聲，他們都整肅地站在禮台前去了。軍樂隊奏起了嚴整的音樂，毛將軍在莊嚴的音樂聲中，站上了禮台。他的右手像很沉重的樣子移在帽簷邊，讓兩只灼然有光的眼睛朝台下掃了一通，然後纔把手放回去。

禮炮三響，司儀官發出一聲宏亮的口令。典禮開始。在儀式進行中，毛將軍以懇切的態度對他們訓示：

「我們的空軍正在成長中，今天你們舉了業，明天空軍陣營中又多了一批新幹部，就整個兵力來說，又增加了一枝生力軍。祖國要驅除日寇，爭求獨立生存，這責任正等待着你們去負。你們務要站在各自的崗位上，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繼續先烈的遺志，創造光輝的戰績。」

他們在靜穆中顯示出的堅決態度，使毛將軍得到了滿意的回答。他沉重地向前揮了揮手，像交給了他們什麼沉重的貴重的東西似地。

站着的人也像在用最大的毅力和自信接受他的贈予。太陽像一個升起來的紅球樣在那兒向大家警惕着。

禮成。

開始表演。

在表演的場子上，一排排的板凳像兩個飛機翅勝似的伸展在檢閱台的兩邊，許多參觀的人早在那兒候着了。

儲相若

飛將軍們換好飛行衣走入場內，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匆匆忙忙地從人群中擠過去了。

她還沒有走就大聲叫喊。一個飛將軍親熱地走過去把她迎住：

「媽，您來幹嗎？」

「看你們轟炸。」

「您喜歡嗎？」

「老大婆露着得意的神氣。」

「怎麼不喜歡！今天看了，還要看你們炸日本鬼子呢。」

「媽，等着瞧吧！」

兒子笑了，她也笑了。她半坐半站地扶着她媽扶回了座位。

轟炸機的一聲，一粒信號彈在天空劃了一條弧線跌在草上冒濃烟，幾朵綠火點在草上，跟着又自動熄滅了。

那一排沉重的飛機被信號槍喚醒，牠們開始會話，馬子內的一切聲音都被牠們壓倒了。

毛將軍向另外幾位高級長官站在檢閱台上，太陽在牠們的頭頂曬晒着。機械士們站在機身旁邊不眨眼的望着螺旋槳打旋，場子內的人（連機關官在內）都把眼睛朝那兒注視着，不多時飛將軍們一個一個騎上去了。

又陣的一聲，一粒信號彈在場角的草上冒烟。

一架飛機在地下繞了一個半圈，滑着跑道騰空而起，在天際開始了表演偵察。檢閱台是預定偵察的目標，牠在牠的上空繞了一個圈子，這地方的人和物都被攝入鏡頭了。又一圈圈子，所攝的底片（低飛）投下了。

後升空約三百公尺高度開始布板通信。

時而捲起來，同空中進行着無聲的會話。

繼着無線電報話通信。

地面上的空氣落入沉寂。

在轟轟機聲中，一個一個通信袋擲在場上。

毛將軍站在檢閱台上。一封一封的報告書朝他的面前送。他展開看着，表情落入沉思，像在作最後的判斷。

通信畢。

一粒信號彈飛向天空，兩機飛起，轟隆隆的驟翔幾匝，機場上豎着小紅旗的一隅中彈了，中彈了，中彈了。佈置的目標炸成粉碎。

彷彿有人在喊：「炸得好！以後對付敵人就要像這樣。」

轟炸的任務完成。担任射擊的飛機又在信號槍的指揮下起飛了。

射擊目標：地面（一面墨塗的太陽旗）風袋（空中靶），幾個兵士送到檢閱台擺開讓檢閱官過了目。一個豎在指定的地方，一個繫在機尾上，鐵騎凌空，各自就着目標，開始了猛勇的射擊。機關槍在天空格格格的響，豎着的墨黑的太陽旗洞穿了，在機尾上拖着的風袋也洞穿了，當牠們再被送回檢閱台過目時，都已經變成了絲瓜瓢一樣的爛布了。

最後一個節目：跳傘。

當幾朵銀花下降時，坐着的觀衆站起來了。軍隊隊奏起軍歌的音樂，着山般立正的號音中，站着的人突轉嚴肅。毛將軍舉手告辭後，戴着金光燦爛的太陽坐進小汽車奔向前面的寬大的路上去了。

在場子外面，農家的屋頂上還有許多人在那兒伸長頸子向這邊望着，渴望着看他們轟炸。

將軍所走的路走過去了。老太婆也跟着走過去了。

在場子外面，農家的屋頂上還有許多人在那兒伸長頸子向這邊望着，渴望着看他們轟炸。

# 單騎

——空軍的範圍是海闊天空廣大無邊的。空軍的胆量亦要至大無畏——

止戈

誰都知道大馬力的單翼機是最不容易駕駛的，原因在浮力小，前進力大；而幼年的中國空軍已培養出這一批技術嫺熟的雛鷹，到現在已羽翼豐盛，翱翔無碍了。

高又新——該記得去年五月間在重慶上空擊落敵重轟炸機一架——他至今年又駕駛了這匹浮力小前進力大的單翼機隨隊出發到西北去巡邏，在這海闊天空的飛行航程上，遭遇了敵人大編隊機羣，表現了他至大無畏的胆量，完成了他單機擊敵的光榮紀錄。

「這次機會太湊巧，不過也够險的」。圓圓眼的高又新說。

「那是五月二十二日晴天的中午。我們剛到蘭州，還沒有吃午飯，跟着敵機進襲的情報傳來，司令部給我們的命令：×××率領××機六架於×時到達×××機場加油待命。」

「這一羣六架單翼機又再翱翔在天空，西北的天氣，碧空無雲，他見度很好，我們爲了預防敵機遭遇，始終保持着戰鬥隊形。飛過了濁水滾滾的黃河，從翠綠的畫布進入了黃土五草的西北平原，黃河鐵橋隱約的過去了；我們都浮在烏鞘嶺上的雲塊裏，估計十分鐘就好到達沙漠邊緣的機場了！」

「機座微微的有些顫動，怒雲加速的往後飛馳，儀表上沒有異態，知道迎頭正在颳着大風。當機頭推落突破雲層的時候，烏鞘嶺的北面颳着臨天沙陣，黃土冲天；測不

到地平線，看不見天日，更找不到機場。的確，不測的風雲是飛行人員最惡劣的命運。

「從高空盤旋到低空，一切還是渺渺茫茫的，滾沉在沙霧中，僚機密集的跟隨着領隊想突破這個困難。試探，估計，一切都失敗了。領隊機決心折向旁的機場，在羅盤上估計大概往蘭州西北方向飛去。

「斜跨了烏鞘嶺，天氣仍是那樣晴朗，有人會相信地球上有二個天日嗎？真的，不是做夢，的確我們的心緒又轉復到輕鬆，柔和，繼續着搜索敵機蹤跡。

「飛機終於到達了×××機場的上空。領隊機做了個符號，習慣的一架架依着次序降落。我在上層完成了掩護的任務，做個側滑的動作，斜刺入了機場的草原，剛想着陸的時候。祇見到地面人員凌亂奔跑，像一張飄浮的雪花墜落在水面上，從一個集中點迅速的向四邊消失。

「從懷疑到驚奇的場合，使我無意的把機頭拉了起來。

「啊，二十七架醜陋的笨貨，在機場的西邊偷偷的越過。這一個刺激予他聯想到地面上的一羣，人員，武器。在飛行上沒有猶豫，祇有決心。」

「油量表上指針的計算祇有三分鐘時間了，我估計着這一次決鬥，猛向着西邊空間升高，對準着敵機陣追去。

「乖戾的笨貨，也許牠投完了殺人的炸彈，竟然抱頭



## 獻給你——天空的英雄

殷 周

請天星斗照琉璃  
劃一根火柴  
請你飛向東去  
看天體如何荒老  
地上的肥土已豐收結實

我們在睡夢中向你招手  
祝願你底健康  
馮達聲送出生命的力

仇難的血恨刻在石頭上  
你，燃燒着的心怎能撲熄  
用絲帶子挽你  
用萬千的心留你  
割不往，祖國的使命  
向你說

我有一顆肉做的彈  
請長風帶去  
隨天馬行空

看得端  
插得準  
使醜惡的窠巢化為齏粉  
民族的敗類又如何跳梁

我們用歡喜得流淚的眼  
載你勝利歸來  
把顫抖的心結成環  
叫小孩子雙手捧上  
遂向南方的天際

一九四一，十，二日  
聞長沙大提聲中，

竄逃，連一次照面的對頭都沒有。我恨恨的想着。也許這些通訊員看到了我們機場上的機陣，通知另一機羣來做個所謂「杜黑主義」。回去吧，再巡邏在我機場的上空。

「失却了聯繫的我，獨個兒翻騰在祖國的領空上，這一個美麗的畫面，錦繡的河山，那肯容暴徒的摧毀，我該衛護他。」

「另一羣（九架笨貨）出現在晴空的西陲，用武士道的姿態邁進着。」

「九架，我估計着估位的重要。加大了馬力繞在機羣側方，一次猛烈的攻擊，沒有動靜。時間已不能等待，笨貨快要到達機場。一剎那間將有不可想像的損失會遭遇在我們空軍的身上。一個九十度的拐彎向着笨貨堆的機頭衝去。「司卡斯」的火焰燒紅了鎗筒。第三小隊敵機和二敵

機在冒着黑烟，笨貨堆的前進方向偏向西北，地面上一陣黃土黑烟冒發在離機場很遠的農田裏。第三次攻擊又面向着第一小隊敵機的座艙，可是機鎗沒有聲息。彈槽裏已沒有子彈了。

「油量表的指針已重重的抬不起頭來倒在（○）上，神經我倒有點慌張，又來一個側滑進入了闕無人聲的機場。地面上歇着五架整齊美觀的飛機予我莫大的安慰。」

「打下飛機了嗎？」有人這樣問。

「不知道，今天我只要保全自己飛機就行了。」高說

第二天，航空站附近陳列着三菱工業株式會社出品的九六式重轟炸機一架。

# 海防指揮部的「鉅人」

## 大西洋戰役中巡邏海面的鉅型山得蘭機素捕

英·L·戈里伯

「潛水艇在右舷的尾部！」

守望者的呼喊吸引着人們奔到那

與水極深的輪船的欄杆邊來，這船重

載著阿根廷的小麥。在船橋上，船長

正發布新的命令。甲板下面，無線電

通訊員打出去一個緊急求援電碼。

就在這求援文告如飛的橫渡過灰

色大西洋的時候，海底下刺客發射砲

火了。一顆砲彈激起一片波紋，恰恰

就在這船首的前面。另外一些砲彈連

續而來，速率是每分鐘一顆，而在

這每一分鐘，運輸船和潛水艇之間的

距離都縮短了些。

機械室的鈴響起來了。第則爾

發動機的撞擊聲停止了。砲彈仍在進

發着，小艇卸放下去，水手們全去驚

身操演。一個水手舉目望視了一下飛

雲間的轟擊。一看罷！「他喊：『在

這些雲塊之間！』

盪漾人停止下動作。所有的眼睛

全抬舉起來。如飛的馳向驚濤駭浪，

兩架海防指揮部的山得蘭飛機昂然出

現。據電文已經抵達海防指揮部的

司令部，在每小時超過二百哩的速率

之下，皇家空軍緊急赴援來了。

潛水艇的指揮官把他的船具沉入

水底，不再活動。發動機咆哮着，飛

船着這般的運輸船盤旋翱翔。一架

猝然降低下來，觸及船長蕭菲爾特的

小艇所激起的波浪；另一架開始到鄰

近的洋面去作一個戒備的搜索。

### 飛行軍艦

水手們注視着，屏住呼吸，當鉅

大的飛船做了一個完全的「着陸」，

停到這波濤洶湧的海上的時候，機身

上一扇門打開了，一個愉快的飛行員

伸出他的頭來。

「你帶了多少人？」他問蕭菲爾

特。

「三十四，」船長喊。小艇

「太多了，」飛行員說。『我能

處理三十個。其餘的可以到另一架飛

船裏去。」

借助於一隻從那大飛船後部放逐

出來的膨脹的橡皮艇的力量，水手們

獲得了生命線，於是小艇就來來往往

的浮泛起來。在每一次航程上，這橡

皮船具載運三個人抵達安全綫。

在山得蘭深處的船身裏面，水手

們發見自己是到了一個奇異的新世界

。抽着香烟，喝着成杯的熱茶，他們

探究着這海與天的奇物，這奇物曾經

衝破強勁的風飛了許多哩程來回答他

們的求援電報。他們感覺這裏每一件

東西都和軍艦裏面一樣井然有序。他

們沿着上層甲板向前走到中央操縱艙

——飛船的心臟，這是一個寬闊的部

分，兩個駕駛員並排坐在那裏，航行

員和無線電通信員在商討航程。在自

己座位裏假寐的是一個機械員。向前

走去，他們看到轟炸員的位置和裝有

四挺機關槍的槍塔，像

一座小小氣象台棲止在雲端。

他們走下階梯到達下層甲板，發見自己是在噴水部分裏，猶如船隻的下艙然。在梯之右側，是飛機的盥洗室；在左側，是一個過道通向官佐辦公室。他們折向後轉，視察着那整潔的廚房，那裏膳食正在烹調着。幾乎是肅然地，他們走過飛機的尾部，並且走下儲藏炸彈部分，那裏死亡存存在架子上，之後又走進飛行員們的舒適的宿地。在飛行員宿地的後面，他們竟又找到另外一個部分，裏面有一個工作檯和許多工具架子，照明彈的收藏所，航海標識物，以及那載送他們登機的小艇。

他們研究槍位。尾部四挺槍的槍塔，和機頭的相似，其飛機寬背上活動的位置，而這位置，恰在後面水線之上，通過砲，槍手們可以訓練來直接給下面的敵人一點苦頭喫喫。

「這兒你們能够保留多久，在海面上？」水手之一問，凝視着他們下面的波浪。

「我們能够維持十五小時的巡邏，」他被人告訴，「巡邏的速度長久能够保持一小時一百八十哩。」

「必須攜帶許多許多燃料了，」

另一個問。

「我們携載不止一千五百加侖的液汁，和軍用品的重疊，再加上不止兩噸重的飛行員。」

「那能飛多少哩遠呢，朋友？」

「我們曾經達到兩千哩以上的航程。這四個布里斯托·柏格薩斯牌的發動機鞭策着三千二百匹馬力。」

### 帝國飛行員創造歷史

是這樣子，這兩架山得蘭飛船創造了歷史，把肯新登宮廷號的蕭菲爾特船長和水手們在戰爭初期拯救回來。山得蘭建功立業的消息刺激了散布全世界的英國人。這不過是這飛船——

海防指揮部的鉅人能做的事情的一個例證。今日，山得蘭仍在海洋上空作着巡邏工作，反覆至再地從事着大西洋上的艱苦戰鬥，威靈頓和布倫漢，安生和赫德生，同牠們一道在海防區裏飛行着，但山得蘭，具有長的巡邏航程和重的武器裝備，仍然是大西洋上空的戰鬥巡洋艦，因了牠們的持久力和火力而深為潛水艇指揮官們所畏懼。

從納維克到波爾多，鉅人持續着

牠無休止的警戒，在各種天氣中飛行，經常的每天創造着奇蹟。牠們的駕駛員現在都是一般老將，在戰爭期中有兩千小時那麼多的軍事飛行時間——幾乎等於日以繼夜不停的飛了三個月。牠們的偵察員是世界上最大的膠捲和照像紙的顧主。牠們的飛行員無疑都是世界上最優秀的。

戰前不久，皇家澳洲空軍的官佐到達英國，飛了一些山得蘭到澳洲去。牠們將組成一個新太平洋防衛計畫中的單位，這計畫是空軍上將亞瑟。郎末爾爵士在一九三八年擬具的。但是戰事來了，於是皇家澳洲空軍的官佐們保留下牠們的山得蘭，用以保衛這古老國家。

山得蘭的飛行員，都是帝國的飛行人員。有從加拿大和紐西蘭來的人，澳洲人和蘇格蘭人，倫敦人和南非人，愛爾蘭人和紐芬蘭人。幾乎是用了一種慈母般的小心，牠們護送護航隊西駛，並把英國的補給船帶到港口來。牠們是商業的眼目，並且對海洋那大圈子裏面的海盜施以報復手段的常時總是牠。

（錢大可譯）

## 打一次賭

南村

緊急警報的嗚嗚聲，被馬打的怒吼吞滅了，飛機在迅速的起飛，及升高，地面人員也都離開了機場，躲到安全地帶。我駕駛着我的神鷹，在祖國的天空執行着神聖的任務。左右比翼的同志很多，在無邊的空域裏並不感到寂寞。

這樣往返的巡邏了四十分鐘，敵機二批正欲由東向西進入渝市投彈，隨即遭遇到東南上空。敵機首批三十六架，第二批二十七架，尾隨而至，我機一部僅七架。第一次爲迎頭攻擊，第二次爲後側方攻擊，我第二次攻擊發射後，微覺機身輕輕顫動了一下，脫離後，也未發現異狀。趕速與友機集合，又重新巡邏在祖國的美麗的天空。

七千米以上的空域，如同北方冬季的天氣，清冷清的，使人驟感寒氣襲擊，心坎發抖：「剛不扇扇子，天氣就會這樣熱！」「啊！甚麼地方涼爽呢？」這樣把它當作炎夏地面的情況，而寒冷却仍是免不了。腳凍僵了，手也凍麻了。突破眼簾的景物，是一片無邊際的雲海，活像冬季北方的田野，鋪滿了白雪。塊塊凸起的雲頭，像是披在樹梢上的雪衣；低凹的雲面，像是平坦的田野。遠處的山巔，白皚皚的全覆上了白衣白盔。雖然是夏季灼熱的太陽，却散射着無力的陽光。寒冷的心弦顫抖得很利害。自問這種情況，倘在戰後向親朋們說起，恐怕他們定要懷疑。

又巡邏了五十分鐘，敵機第三批三十六架，又出現在渝市的西南，我好像拾黃金戲裏的丑角，把寒冷忘得光光的了。

一場大的血鬥。

在攻擊時，恰是敵機進入投彈的時候。一大批攻擊機的壓力，造成密集的彈林，逼迫着敵人。它爲了要逃避死亡，提早投完了他們民衆血汗換來的炸彈。由地面彈着的灰烟標示，炸彈是悉數落在江中及西部郊了。敵機的速度稍優，加以提前投彈，終於逃脫我們第二次攻擊。

與友機再行集合時，發現一部正忙於降落加油，留在天空的祇有我們一小部在盤旋警戒，担任掩護工作。再巡邏了一些時候，發覺空機的馬打在嗚嗚剝剝失常的爆發，這時除了找尋發動機的故障原由外，是汽油完了呢？還是機械發生了故障？聚成一個大而費解的疑團。盡量在艙內檢查，檢查。當發覺別的儀表都在照常工作，僅有汽油壓力表降低的時候，才確切的判知是汽油用光了，我很放心的專心應付這缺油的問題。這問題雖比解髮着火的慘劇較輕一點，但是適當的處置，却仍是困難。因爲敵機尚有一批在警戒線內騷擾着，如果降落在機場，說不定在剛着陸的時候，突然遭受敵機的奇襲，弄個人機全毀。這可不是兒戲的。在當地迫降，重慶四週，衆山叢叢，那也是冒險的一着，這種不利的情況，加重了目前的困難。我一面保持下飄的角度，一面試用附於主油箱的保險油箱，油壓還够，這一來實在給了我一種極大的安慰。這時高度表的指示是五千米。由現有的高度及僅餘的油量，約二十分鐘判斷飄行一百五十餘公里的長途，或有可能，萬一不能如願，××附近尚有沙灘。在這種條件下，下了最大最後的決心，一直向前飄行，如若不作直綫飄行，發動機無情

的耗油，是更不允許你降落到目標的。行行，重行行，沿途無時無刻不在注意到地上，那一塊地方的山丘比較平坦，那一片田地樹木比較稀少，那一段江岸的沙灘可以着陸……高度一點點的降低，汽油一滴一滴的耗去，油壓無力的指示着，目標還是離得那樣遙遠，爲了節省油量，有時試用主油箱及副油箱的油榨。但是都光光的了，那裏還會濟事！有數次關閉了電門，使飛機自身飄行，這種最「科學」的省油方法，却是最困難的操縱。下滑角度，不可太大，亦不能太小，否則，高度失去的更快，而前進的路程，無形中減少。或竟會不能操縱的一直向下墜去。

滄茫的雲海，燦爛的陽光，多麼美麗的景緻，可是我那裏有空閒的時間去賞玩？這時宇宙間的一切都跟從前一樣沒有大改變，祇是聽在天空的我缺少一滴「血」——汽油，來供應這迫急的需要。光着急，是沒有用的了。附油箱的油壓已降到一，更將趨於零，高度表也告訴了我已經在一千公尺以下了。但是目標呢？還是無影無蹤，滿天盡是無依的游雲。這樣危急的時候我不得不改變了先前的決定，來應付這萬一的局面，××機場一定是無望了。好！前面沙灘相見吧！我就這樣的改變了決心，隨時即關閉了電門，想留最後的一滴汽油用在危急的着陸的時候。當我飄降到最低浮雲底下時，突然發現左前方被雲影模糊了的一片黃色的場地。「那不是××機場嗎？」我不能形容當時心頭的愉快！但是，另一種憂慮又侵佔了我的心靈。因爲到機場的距離比剛才預計迫降的沙灘，還遠得多呢！萬一到不了機場，豈不是弄了個「顧此不及又失彼」了嗎？那時所遭受的淒慘結果，不是更嚴重了嗎？——機場的外圍都是些樹木及溪田。如能進入機場當比沙灘安全。我

重覆的考慮和研究當時的情況和條件，結果還是據了一半的自信和一半的僥倖，下了降落機場的決心。馬上對正了方向，稍增加了點角度，不管風向的南北，大膽的向機場飄行了，過了一些時候，大約離機場還有八九百公尺，高度已降低，到離地僅有三四十公尺，以這種情況判斷，進機場的希望，實在令人感覺到稀少了。附油箱的最後一滴汽油（？）現在是用的時候了！急促的開了電門，沒有故障的發動機又爆發了。還好，最後的一點餘勁竟將飛機拖進了機場邊，場內盡是颼颼蕩蕩的小紅旗，（指示未填好，或已填好尚不可靠的炸彈坑，）又在担心中會降落在炸彈坑裏吧？就在無力的飄過一組紅旗時，發動機自告奮勇的停車了，飛機在紅旗中間很快的着落在地面上，並很快的停住了，——飛機沒有損壞，人也沒覺得有什麼震盪，一切同平常着陸後一樣。

機場中沒有一個人影，我迅速的跳出飛機，跑到機場的邊緣，悠閑的抽了一支壓扁了的香煙，默默的吸着，一會兒跑了四個人來，一個是站務人員，三個是機械士，他們告訴我敵機於二十分鐘前，曾到東方五十公里處，又折向南方，現已在××及××分二小時投彈了。這是最後的一批敵機，我很安閑的抽完了一支煙，機械已把汽油加好了，並且報告說：「飛機上的汽油，一滴都沒有了。」以時間計算，這次飛行的時間，已經超過×小時而有餘了。

飛回原防地後，在營房休息着，還禁不住恐怖的回憶，一陣陣的襲來。但是還好，這次的打賭終於是「勝利」了。我將永遠牢記着這一次危險的遭遇。以免未來再有同樣不幸的冒險賭局。

# 西飛炸敵記

蘇聯·P·李道夫

當夜降臨時，這基地生氣勃發，飛機擊著死亡的載物，起飛而去，把毀滅帶到敵人的腹心。

用肉眼來發掘這基地是十分難能的。你的視力可能是極端的好，如像我這樣，可是仍舊看不見一樣東西——這夜間重轟炸機的基地掩蔽得如此良好，使得查尋的眼睛無法尋獲。

在任何情形下，白晝的時光是這陣地一天之中最沈寂的一段，因為祇有機械人員和技術專家才在這時工作，當時在僅僅一天內他們做出在平時時候要花費一星期才能做出來的工作。但當黑暗一降臨，生命就邁開大步了，而擊著敵人於死地的載物的重轟炸機便振翼而起。

幾天前，一個轟炸部隊奉派轟炸B地一座飛機場，這裏是被希特勒的空中強盜用做進襲莫斯科的基地的。夜是漆黑，天空黑，地面更黑，飽具經驗的老飛行員齊斯蒂亞可夫必須倚賴羅盤和精密時計把這單位帶到目的地。祇有這里那里一條河流的閃光，一條延伸的大道，或是一片在舉炊的德國居地，幫助他決定了通往那黑點的路程，這黑點地圖上所指示的是飛機場的位置。

海濱目的地  
但是在那下面是不透視的黑暗和寂靜。齊斯蒂亞可夫投下一顆照明彈，確知飛機場是實在那里之後，便把燃燒彈投擲下去。這燃燒彈發了一個信號，下面立刻發作了，無聲探照燈的手指在天空摸索，高射炮的子彈爆炸在周遭。

駕駛員把轟炸機環繞一匝，實行第二次的攻擊，同時槍手則迫令探照燈寂滅，高射炮靜止。之後，柯維列夫安安閑閑的把他所餘留下來炸彈恰移移到他需要牠們去的地方。

下面敵機和汽油已經燃燒起來了，給了邱斯科夫隊長的轟炸機一個完全的目標。他發出一批重量的殺傷彈，呼嘯着疾馳而下。

組成I·V·費利波夫所指揮的軍軍位的都是這種幹練之才。他們每夜凌空，掃蕩德國的坦克車縱隊，機場與橋梁，並輸送彈藥、燃料、和醫藥等接濟品到我們在敵後作戰的單位去。他們做這些事情猶如他們日常生活之一部，不矜矜的，嚴肅的，好像他們所必須穿越的火線並沒有值得一提的障礙。

理論上講起來，一架轟炸機在進襲目標的戰鬥距離之內祇能停留幾乎一個極短暫的時間——至多三十秒鐘左右——但是我們的這些飛機常常伸延到二十乃至三十分鐘之久。

（洪震譯）

德國空軍作戰，因了牠的實力顯然已經消耗殆盡，所以極力企圖在表面上努力。可用的飛機被司令官呼來喝去，更番用到各個最分散的目的地；同一些飛機一刻被派轟炸蘇維埃飛機場，一刻又被派轟炸部隊列或後方。

法西斯空軍是在極度困難的狀態下作戰這事實由下述一點便可證明：每次空襲莫斯科之後，德國空軍對前綫的壓力便減輕了。空襲蘇維埃首都，明知不會產生戰略上的結果，顯然祇是做來爲了留給德國人民一點印象的。

我問一位我方的飛行員，他怎樣能在深夜的黑暗中找到他的飛機場。

「依靠我的使人饑渴欲滴的氣味。那裏人們同應我們比任何別處都更好些。」是他的回答。

這句諺言後有很多的真理在著。在這空軍單位，一切組織得異常完善。會餐室是良好的；有一個熱水淋浴室可以應用；你還能享受一下理髮師的服侍，雖然這是在前綫地方。

雖然是在戰時，戰役飛行和以前的訓練飛行一樣的以同一程度進行著，工程師和機械員在敵人的鼻子底下一直做着大的小的修理工作，但是可以這麼說，航空兵們却仍然能夠勻出一點時間來，幫助周遭的集體農場收割他們的收穫物。

今夜，他們將要再度西飛，這些自己赴死而使得我們得以生存的人們，領着，從敵人的，把恐怖投進敵人的心房裏而去。

……廣東軍人自多受 國父主義的薰陶，深明大義，雖在武器缺乏之下，亦勇於為革命犧牲。

## 廣東省的航空面面觀

楚風

### ——中國航空史講話之四——

#### 國父提倡航空救國

廣東是通商大埠，去外國經商和留學的很多，所以風氣開通，文化發達較早。航空一道，還是在宣統三年的時候，廣東有一個華僑飛行家叫馮如，由美返國，在廣州蕪塘試飛自備飛機，不幸機件發生故障，墜地殞命，這是廣東第一個飛行家，也就是中國飛行家的第一個犧牲者。到了民國建立以後，由美國學習航空攜帶飛機歸國報效的很多。在民元至民九之間，華僑革命同志如譚根楊仙逸等，次第分批回國後，均在廣州、汕頭、樟州等處，分別成立航空機關，協助革命軍担任工作，不過當時的廣東由龍、陸、陳等當政，對於航空沒有深切的認識，所以沒有完備的設施。我 國父北遊歐美，深知彼邦致強之由，多因科學。歐戰起後，更鉤心鬥角，編練空軍。於是提倡航空救國，以期迎頭趕上。

#### 司令擁護國家統一

國父於民國九年在廣州大沙頭成立航空局，派朱卓文為局長，直屬大元帥府，這是廣東有正式航空組織的開始。那時航空局之下直轄飛機隊第一二兩隊，第一隊是水上飛機，第二隊是陸上飛機。雖然部隊的編組，並不十分健全，但參加作戰，轟炸叛軍，史績昭然。到了民國十二年，楊仙逸繼任局長。楊在民國九年，招同海外同志十餘人

，相率歸國，並且自己捐了很多款項，購買飛機，秘密運返澳門，輸至前綫，故於漳州粵軍返師之後，就有飛機參加作戰，師至廣州，粵督莫榮新負隅不追，楊乃親率三機，飛炸觀音山，桂軍聞風膽落，軍心日散，莫乃離去，於是收復廣州為革命根據地，所以楊仙逸不但是空軍的健將，而且是革命的功臣。可惜就任局長不久，於同年九月二十日師次博羅，在白沙堆殉難，大元帥異常哀悼，追贈楊仙逸為陸軍中將，優加卹葬。繼其後者為黃秉衡、陳友仁、張治中，這時已向俄國德國英國購到轟炸戰鬥機十架，於是航空局的組織稍有更改，分軍事、總務、航政三處。到了民國十五年第二次北伐時期，改局為處，派林偉成為處長，直屬北伐軍總司令部，民國十七年又改組為八路軍航空處，以張惠長任處長，十九年改組為空軍司令部，以黃光銳任司令，二十年擴大為空軍總司令部，轄五隊，二十二年縮小範圍，改組為空軍司令部，隸於第一集團軍總部，轄飛機六隊，司令仍為黃氏。這時候機器逐漸充實，組織漸臻完備，並將各機隊按飛機性能，編為驅逐、轟炸、偵察各兵種。二十五年，更增編兩隊，歷年又增編一隊，其時飛機有九中隊，戰鬥機百餘架，戰鬥員三百餘人，修理工廠，製造工廠，航空學校，以及各處機場，無不燦然畢備，應有盡有。詎料西南廿數軍閥將有異動，一般有機之士，愈以國家民族之生命已處於絕續危亡之際，

奚堪自造禍患，遂由空軍黃司令光銳統率空軍全體北歸，擁護中央，以促成國家統一，於是西南政府乃自行結束，不復再肇分裂之禍。保存國家元氣，擁護中國統一，使新興空軍，集結於中央，受最高領袖統一指揮，為國殺敵，黃司令之豐功偉績，將彪炳航空史籍而永垂不朽矣。

### 培養革命空軍之一班

廣東是國父的故鄉，也是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國父首先認識空軍是一種新興的武器，故提倡航空救國，創辦空軍。所以廣東的創辦空軍，與其他作為政爭工具迥然不同，空軍人員，亦多受國父主義的薰陶，深明大義，雖在武備缺乏之下，亦勇於為革命犧牲。楊仙逸之成仁，已如上述，其他如第一次北伐，肅清陳逆之役，第二次北伐及西南各役，空軍將士之成功成仁者，亦復不少。

再就廣東平時的航空教育而言，在航空局初成立時，因為革命工作緊張的關係，沒有兼顧教育訓練，到了民國十一年，物質人材漸盛，當局始設立航空學校於大沙頭，由局長兼任校長，招收少數學生，其時航空正在萌芽時期，故所教授亦無所謂分科及兵種，但授以相當技能，以期能飛達前綫，但任轟炸工作而已。第一期畢業生中，有女學生朱慕非一名，是我國女飛行家的第一個。到了民國十

三年，以林偉成任校長，招收第二期學生，並授術科學科，日漸進步。到了民國二十四年，以舊址狹隘，另在機場建築新址，遷往訓練，計前後辦理共七期，第一第二期學生二十人，第三期約百人，第四期五十人，第五期約六十人，第六期一百三十餘人，第七期約一百五十人。

### 中國製造飛機第一聲

廣東創辦航空，所有水陸飛機，均購至國外。在革命時期，飛機應用頻繁，感覺到沒有正式飛機工廠，很不方便，因此於民國十一年臨時設立飛機修理部份，應付緊急工作。同年楊仙逸從美國帶回四架飛機，並由美機械人員二人同行來華，隨即設立飛機製造廠，由美員負責設計製造飛機，於民國十二年冬間，完成「樂士文」第一號陸上機一架，由大元帥暨夫人正式命名並行典禮，此為中國製造飛機的第一聲。到了民國十七年梅龍安接任廠長，設計自製驅逐轟炸教練三種飛機，計先後製成「羊城」號機六十餘架，試飛應用，成績甚佳。二十五年後，於韶關更設一製造廠仿製各種新式戰鬥飛機，出品亦着實不差，後來由中央接收歸併，一般機械工作同志一直到现在還是埋頭苦幹，在血的抗戰中為祖國奠定工業自給自足的基礎。

## 本社緊要啟事

邇來川省紙價飛漲，自本期起本刊提高售價，每册零售一元三角（衡陽版仍售四角五分），事非得已，至祈亮察是幸！



# 夜間戰鬥機中隊訪問記

英·S·塞爾

## 披瀝叙譚粉碎納粹空襲之前瞻

擊敗夜間轟炸機，曾經是一個夢想，之後祇是希望，現在却具有絕大的可能性了。

我剛從一個皇家空軍夜間戰鬥機的飛機場回來，那里，每一個人都確信不列顛之夜戰不久就要結束了，正和日戰一樣。這兒有幾件事實足以支持他們的信念：

夜間敵敵的戰術進步多多；  
在夜戰中，皇家空軍一般總是比較德國人佔先；

德機在夜間被損毀，祇換取了皇家空軍極少數的戰鬥機；  
當漫漫長夜再度來臨時，更多的夜間戰鬥機中隊即將編入軍役；

夜間戰鬥機，前此是和白晝戰鬥機此合編配的，如今則已編為獨立大隊，有其一己精良的配備與機構，受過高度的訓練，具有高度的協作精神。

這些事實是由機場指揮官坦白而有根據的指示給我的，這指揮官是

位專家，曾服役於轟炸機和白晝戰鬥機隊，「是當十月間夜戰好戲開始時參加進來的」。考慮了一下措辭，他說：「假使我們能擊落百分之十，我們便將擊敗夜間轟炸機。」

### 某些夜晚，百分之十

「我不那麼誇張地說，我們每晚上都擊落百分之十的時間已到。但我確信我們應該在某些夜晚擊落百分之十的時間則已迫近——在那種具有清晰的能見度和好的月亮的夜晚。」

「此刻，我們似乎還不能希望在另外一些夜晚達到這百分之十。但我却不是說到將來。」

我和飛行員們談話，他們在令人生畏的「畢由」戰鬥機，「大膽」機，和「暴風」機裏正準備起飛，因為敵人已經迫近了。他們之中有些人佩帶著卓越飛行十字章的絲帶。其中有一個在四天夜間巡邏時每天擊落兩架進襲的飛機，另一個可以相信曾在夜

間殺死三個敵人；還有一個曾在敵人佔領的海岸擊毀兩架轟炸機。

中隊之一，是在最近戰爭中作為夜戰單位組成的，佩帶著一個襯著黑底子的飛鷹章，曾經在三個夜間擊落九架納粹飛機——因此從空軍統帥查理·波托爵士那裏獲得了這特殊的標識。

這般年青的夜戰飛行員告訴我：他們喜愛他們的工作，並且已經在他們的飛機裏面完成了他們的信念。

「我們正在發展增進夜間敵敵效果的技術。」指揮官說。我們已經有了異常迅速的進步。上個月，單單在這一座飛機場上，我們就遭遇到三十一次戰役，而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勝利的。

### 地面組織

「夜戰之獲勝大都得助於地面組織。我們已經鄭重地注意到了這問題，並且自從十月以來已經投入一個鉅

大的力量。

「我個人萬分希望不久將來我們會擊落一個大的數量，使匈奴當真能夠坐下來思索一下。這話以前說過許多次了，牠曾經引起若干錯誤的希望。但我想，我以最近數周成就的結果來把這話再說一次，當可正確無訛了。」

「讓我們計算匈奴一夜曾出動三百架轟炸機，而確定我們打下了他三十架。也許另外二十架可能沒有回去。讓我們把全部損失算做五十架，而平均的飛行員是每機四人，那麼一晚上便將損失二百個受過訓練的人員。而匈奴對這將感到十分嚴重的。」

「沒有理由感覺悲觀，因為我們正在走近以百分之十為比例的勝利的時期。在這種夜間，敵人轟炸機也還是處在不利的條件下：他不能如此容易的發見他的目標。紀錄指示出來他曾在有月色的夜間盡過最大的努力。」

「我們的飛機也有若干數量被擊落，但我們的損失極其微小。我們有方法讓我們的飛機當天色幽暗下來的時候降落下來。」

「夜間戰鬥機的駕駛員需要小心

的訓練。這是一個醫學上的事實：一個人當興趣鼓舞起來時能够更其明察秋毫。我們注意到類似那樣的細微末節。我們設法使人員舒適；我們設法避免那種生活在戰鬥中的人常時會遇到的極小的刺激；我們給他們那種對他們最適合的飲食，並且鼓勵他們睡眠到遲遲的白晝，如果他們起身了的話，並且使他們盡可能的獲得休息。

### 我們占著優先

「當一個孩子也許是做完高空飛行，下來了——我們這裏有高至二萬七千呎的截擊戰——必須立刻有一頓熱餐為他準備着，並且必須有交通工具把他從飛機場送到餐室去，他必須能够洗一個熱水澡，如果他需要的話。所有這些事情需求一個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運轉的組織。在那組織之中，我們設法建立了一種夜戰的團體精神。」

「在夜間飛行是不像白晝飛行那樣有吸引力的。牠要求更大的忍耐力——你在先必須注意於放棄成功——而辛勞也是更大些。但是現在我們正在接近成功，而我們的組織也正在進

步，因此夜間飛行也漸漸變成普遍化了。

「我想，我們在這夜戰的飛行場上是比德國人占著優先的；我永久感到，在技術上，我們是比他們好。」

「較長的夜晚不久就要再度迴轉到來，更多的夜間戰鬥機中隊已經準備得現現成成的，雖然我們必須記得伴同長夜一道，壞的天氣也要來了。」

「他的孩子之中有一些個——他永遠這樣喊他們——飛著固定的巡邏飛行，另一些個則給與了自由活動。他們可能，如果必須的話，飛到另一些夜間戰鬥機的防區裏去，因為祇要他們能够追逐一個獵獲物，他們是不會讓他走掉的。」

(羅曼尼譯)

非文·建民·張冰宜

張安汶·諸先生

請將最近通訊處見示。

編輯室

# 記黃榮發

民威

## 六

這一條溝通中西文化的古道，在今日又起了牠的交通作用，儘管牠是被沙漠，風雪，遙遠等自然狀態所阻，但因為牠是為自由的、通暢的人間情況所維護，於是：

駱駝隊在駝一箱一箱的火藥與鋼鐵構成的軍火向關內走。羊毛車帶了羅盤在昏沉沉的風雪里憑了磁向的度數在大漠上盲目駛行。

天空里，中國飛航員每人一架的把小蒼鷹，兩翼鵝，喀麥莎成羣結隊的飛回內地來。

這條古道，不，這片天域與地區，從獸力，到發動機內的汽油噴化力全在開動，一種奔赴戰場的姿態，不亞於青海開出到中原作戰的騎兵部隊。

卅年元旦之夜，黃榮發已經離開成都在往日地途中，他當日宿於西安，一個荒陋的沙溪邊的機場招待所里，在一隻火爐旁，他記下他的「今年的願望」在他的日記里：

1. 接收一架速度較快的飛機，性能又相當敏捷，與天皇的飛行員痛快地幹幾場並替戰友伍相傑等復仇雪恨。（按伍相傑廿九年秋在成都空戰里受傷，現已癒。）
2. 生活程度的確太高了，每月的餉不敷衣食，希望加點薪水！
3. 我愛咪揚，她又愛我，在我倆訂婚後最好在今歲年底，能夠得到一個月的慰勞假給予我倆結婚和作短途蜜月旅行去。
4. 六月前能收復漢口，九月前取回南京，年底打回廣州老家去，明年的元旦將所有的失地歸還，在我大中華民國的版圖上。

面，大家狂歡地慶祝抗戰勝利。

5. 爸爸媽媽康健，哥哥的生意興隆，嫂嫂添丁了。（按：黃的哥哥毓昌在新加坡經商。）

6. 我的日記不要隔斷。

一月二日一早，招待所里的煤爐已經燒盡了煤。雖然不慣北國的深寒！却也只好起床，當天他們到達哈城機場。

在哈地，吃過羊肉佐餐的午飯，看到二千公尺高的天空有一架飛機在做特技飛行，先來的飛行員告訴他：

「這就是你們這次來接收的新飛機了。」

談話集中在這上面，大家忘了世界與人生，這種靈巧的編造機，人叫他做海鷗，多美的名字呀，海鷗在天空中也的確是美的，他是暗綠色，在淺淡的藍空里悠然的上下。

當晚這一羣新的客人就討論駕駛這種飛機的戰法，說得十分起勁。最初的幾天先是上課，聽顧問講解新機性能，看儀器，認識飛機中的新奇的器械。

這些初步的體認完成之後，他的那一中隊與另一中隊放假半天。在機場到哈城的沙漠地上，無所謂道路的，這些航空軍官們成了「斯文赫丁」一流的人物。

一到城里，他的中心是吸收當地風光，替咪揚買點俄國布料做衣裳。

這個城太古老了，人民也是一種在歷史和地理書籍上所見的那樣，高大，結實，鬍鬚相當濃密，服裝也是奇特的，披掛如古人，着長靴。女人在面幕後，用烏黑的眼睛看人，房屋建築也不同內地。這些本地人也同樣以奇異的眼光去看榮發他們。當然，商人們是

很歡迎他們的，把全部貨物都拿出來讓這些客人挑選。他一次就花去一筆錢爲咪揚買了好些花布，那些代表青春的色彩的繡織品，棉織品，毛織品，衣料，窗簾，桌布，等等東西。

晚間入眠時，他設想這一幅紅色的布應該爲咪揚做一件什麼衣裳，那一件藍色的該做什麼，又想到受傷中的伍相傑，如果他不是受傷戒酒，這地方的香檳酒，葡萄酒是多醇烈呀，一定得爲他買些帶去。

他開始把愛人的印象以及相互間的情況思而又想的回味着，計劃着，想像着。可是，自己却在沙漠里的一塊機場邊，愛人則遠遠的就讀於他出發的所在地女生宿舍里。這種對未來生活渴望的渴切神情，爲遠離的空間阻隔着，確實使他煩惱，他逐漸在孤獨的沉思里，像中毒似的酣嗜着這種幻想中的苦樂，僅僅地這種幻想成了習慣，睡眠時間縮短了。

「每天夜半在半夜總會醒來二三點鐘去想念咪揚，難怪吃中飯時同隊說我來此還一樣消瘦。」(一月六日)

可是部隊生活總是動的，這種耽於沉思以及失眠情況不容久留。一週以後他又逐漸恢復常態。在飛行里，在郊遊中他又如常人一般。

他因爲受過藝術專科教育，所以即使在沙漠里也還不失找覓生命的意欲。

「新到的人在飛行，我和何漢鵬與國端去郊外散步。」

「在沙漠上走了十五分鐘，像走了十五公里一樣累。但不久我們發現一條小溪，溪上的水十分澄清；在沙漠上有這一道美麗的碧水太理想了。我們玩了十多分鐘，又繼續向前，真開心，在我們面前又出現了一座古屋；屋頂已經塌了，我們在屋外作手槍比賽。我們所發子彈都命中了，槍聲在沙漠里激盪可真動人。像考古家似的，我們又就屋子的型式，以及屋內的灶，零件研究推論一陣。」

「歸來還在小溪的上游結冰處溜冰，我跌了一交，使我起了許多幻想，結果又想起咪揚。」

可是忙的時候也夠瞧：

「今天的工作真夠忙，從上午八點一直至晚八時方止，我相償這樣長久的工作只有我們這里有，若在美國早已宣告罷工了。」

「中飯從軍用機場送到民用機場來吃，當吃時，全都結冰了。」

「機械人員很少，什麼都需要我們幫忙。」(X月X日)  
在X月X日這天，宣佈了次日起機東返，這些壯士們全都歡快的了不得。

「能見度很好，X月X日也沒有降雪，我們東飛起行，十二點鐘第一批昇空，第二批，第三批也接上起飛。這些海鷗，這些喀麥莎，這些小蒼鷹，現在成羣結隊的由飛行員駕着向內地，向戰場奔馳。」(X月X日)

南方的太陽，溫暖的照着西川盆地，小春在滋長着，民國卅年的春在等待這一羣從朔方風雪里歸來的戰士。

### 七

到達成都的當晚，這個高瘦的飛行員就趕到華西瑞華大女生宿舍，這裏的墨沃士豐盛的結鬱了高大的樹林，這裏的燈光像智慧似的從樹叢里的大建築物中閃亮着，這裏的鐘樓像老人的黑影般聳立着。

細碎的道上人語，密林里房舍中傳出鋼琴的樂音，宿舍里的主人沒有在，客人很惆悵的面對着了小姐。

「我替你去找她好了，你坐一會。」

了小姐，約了兩位小姐，像搜捕犯人似的，終於把這個黑貓似的主人找着了。

「哈，原來她躲在圖書館里。」

旁觀者的哄笑，主客的握手，以及相對無言，使場面成爲熱與冷的對照。自然，愛情是近乎私的結合，榮發丟掉他的戰友，咪揚自然也丟開她的同窗。他們沉入只有兩個人的時空里，去傾訴說不完的話。

他們又同在一个空間了，哈地與容城的遠離痛苦不存在了，日

子充滿了生命與光輝。

「她騎了自行車，送我回××，成都到××本來相當遠，可是有她伴送，一邊談笑像是走過春熙路一樣，不到一會就到了。」

「在××玩了一會，我又騎了自行車送她一段路，途中我挽着她的臂，似小鳥雙飛，真是羨煞路人！」

「同是一段路，去時那麼快，歸時那麼慢，我深深地感到了，沒有她，我的生命失掉了光芒。」

「夜間營房里空空的，覺得像原野一般荒寂。」（五月廿八日）

「在××地駐防，雖然準備奮戰，但是因為距成都很近，斷無一有機會，這個難得熱的青年軍官就到成都來，總是來見他的咪楊。」

「她穿了一件彩色的旗袍，戴上新買的白骨黑眼鏡，乘自行車伴送我一直到××，路上我老是貪看她。」

「半天的功夫我玩過一刻籃球那樣快，有她在，我聽覺得時間是好過，但當她走後我立刻覺得空虛了。」（五月廿九日）

「今天市運會開幕，我和咪楊在會場上看東看西玩了一天，中午我還玩了一小時網球，但球術日久生疏比從前退步了。」

「晚間乘星月之光，咪楊陪我游泳，有情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六月一日）

「晚上六時有空襲警報，我和咪楊偕着坐在華西壩的草地上看明月，月兒給我倆的回憶太多了，也太快樂了，真是當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我倆能永遠這樣度此生足矣！」

「解除警報後，我回新生社，入睡，料想當此混亂氛團中，像我與咪楊在一起倚依着，實難找出幾雙。」（六月五日）

「七點鐘，我已經準備她來，結果至八點三十分鐘才到，原來她乘的自行車壞了；半途改坐黃包車。帶來廣柑桃和許多鮮紅的番茄，我倆躲在室內先享享福，後來請客。」（六月八日）

「這些時候正是敵機開始對四川狂炸的時候了，因此，黃笑發一面忙於與愛人的狂遊，一面却仍是處於飛行與作戰。」

「有月亮的晚上，不能再倚依着咪楊坐在華西壩草地上了。」

要練習夜間飛行，常在機場里守夜。在月光中飛翔，又落在淡淡如水的機場里，有時要做地靶射擊，轉到部隊上空，就俯衝向機場上一張地靶按槍射擊。有時做低空戰鬥。這些猛烈的天空動作需得他全部精神去從事操作，有時候還要升空去搜索敵偵察機，白天里甚至飛機翼下守候着警報。可是敵機是不輕易闖入這最後的防線的，總是炸了重慶就不再西犯了。

一到放假的下午，笑發就又跑進城來找他的咪楊。

「在樹林中對坐閑談，說是逃警報，實際是情話綿綿。有幾次戰友來，一同去游泳池去游泳。」（六月十四日）

「一羣快樂的大孩子清早在吃早餐，他們議論早餐用完去游泳，我的心聽到游泳什麼都不顧及，立刻想打電話回隊請假。她堅決阻止，勸我勿貪一時快樂而忘記職守。」

「當上帝的孩子們出發去游泳時，我被汽車帶回部隊來了。途中汽車將我的身體左右傾側使我的心追隨着她們在游泳池畔游泳。很久沒有和阿細在一起比吐式了，不知他進步沒有？」（六月十五日）

這時他與咪楊的戀愛，已到了非永遠在一起兩個人就不能生活

的程度。六月十七日咪楊一早到他的隊部商量訂婚的事，決定在六月廿日這天訂婚。雖然是兩個人都歡欣着往期之將臨，可是笑發在送咪楊歸成都的途中，竟然因乘自行車不慎而連人帶車墜入溪河中。

這使得兩人都是驚愕不已。女的趕忙幫着救起了一身都溼透了

的男人，二人又轉面大笑着。他們是不畏任何不幸或危險的，年青人的豪邁使他們永遠不在乎這些波動。

訂婚的前一日，他們兩人去成都中央日報館登訂婚啟事廣告；

「但是她和我都缺乏這種常識，莫明其妙。我望望她，她看看我，互相會心大笑，真有趣！里面某處辦公的職員都覺得我倆奇怪。」

「後來我們感謝一位老廣告員，他是年長的人，告訴我們排字

式樣和登載的手續。」

「開心啦，不管走着，站着，或睡着，都計劃我倆明天訂婚的事體。」（六月二十一日）

「早晨，我們見面了，她朝我，我朝她，對看着，大笑起來。根本像小孩，那像訂婚的大人？出寓所還在笑，路人莫明其妙，我倆樂什麼，她說阿發，訂婚了，自後不准吵嘴啦！」

「在廣東小西餐室吃早餐，真想不到我遇到的同事們全看見報紙了，均要我請客。」（六月二十二日）

這一天他們沒有家庭生活，還是游浪人似的，吃完了早餐，就去公園里打網球。打不到兩小時，警報響了，他還是打，一直到緊急警報才向華西場躲避。在華西場他們吃蘋果園里的蘋果，解除警報後二人去奧凱拍照，「她打扮像新婦一樣，我將頭髮梳得光光，攝影師多少也知道我倆今天是訂婚了。我覺得在馬路走的人們全曉得，我倆走路好像比往日不同。走路帶帶笑，開心啦，願上帝賜我們以永遠愉快，像這樣的。」

「晚飯在嘉麗西餐室吃，看『木蘭征西』片子。」（六月二十二日）

這種不政外形的訂婚儀式，這種只有兩個人心理上塗着喜色的喜事，就在六月二十二日匆匆過去了。他們已把戀愛進行曲變動了一個調子，以後是未婚夫妻啦，黃桑發這時候自然得真心真意告訴在台山家里盼他的親親，以及在兩洋的哥哥。

訂婚次日他就回隊，除止那時候發發緊急警報因為全四川天空里敵機擾炸不已，每天都有偵察機轟炸機以及驅逐機在挑戰轟炸。火藥味很濃厚的充溢在青色的蜀中山水上。因此，隊中以全功在警戒，在準備作戰，個人的戀情在個人的心胸里可以燒得這痴人瘋狂以至於死，在部隊里却是微不足道的私情，警發也深知這點，咪楊也總以這點規勸他。所以警發從這時起，不大出隊了。他但願：「每天能練習一次飛行，玩一場球，收讀她一封信。」（六月廿七日）

八

在隊上，警發確是頗為嚴肅的執行他的職務。他隨隊做各種飛行動作，以成都為圓心，做××公里的圓週慣熟飛行，做編隊戰鬥

飛行，有時去抓敵人偵察機。

可是咪楊最近在咫尺的，他不能完全隔絕了似的不與她來往。所以每當飛行任務終了時，他就設法進城去看咪楊，或者是咪楊來××防地看他。他們還是有談不完的話，議論不完的事情。

「楊在任太太家住，我倆得以每天飯後並肩散步，真不願離開了。假如我不為顧慮打仗，我一定結婚。」

「晚飯後我倆她去××城里，走了很多路，在公園休息。」可是這個時期在作戰方面給他很大的緊張，也可以說他無時不盼望着打仗：「本欲進城會我的咪楊，但命命像夏日的雷雨驟然而至，待命出發，開心極了。希望打場痛快的仗，不論受傷或滅亡，都是甘願的。」

「今天警戒，敵機數批，一批二十二架襲擊，飛至簡陽後見我們有備又折回。我們巡邏一小時後降落，我和何漢鳴不止的嘆惜，又錯過一個機會。」（七月廿九日）

今天又警戒，我願意天天有我担任，給予我打仗的機會，多麼難得啊！

「在飛機場過了大半天，等待敵機的來臨。為什麼他們不來成都？」（七月卅日）

「警戒試飛，狂風暴雨驟至，幾乎不能着陸。」（八月二日）

「警戒忙得要死。」

「白雲整天在機場守候。敵機兩批炸渝市一批炸巫山。他就不敢光顧成都，使我失望。」

「白天緊了一天，至晚間敵機又乘月光來襲，一點鐘左右我們全副武裝至機場守候。他又不來。不過，地面起一層很厚的霧，假如起機，如不與地面聯絡好，倒是易於迷失航向。四點鐘解除警報返隊就寢。這種辛勞的生活，又回返到去年重慶的狀態了。」（八月八日）

愈是忙累，這青年人愈是解除作戰任務之後就想到他的咪楊，八月當晚：「有人從城里給我電話，當跑去接時已斷線了。我想一定是我的咪楊打來的，不知什麼事，使我整夜懸念不安。」

因爲八日夜間鬧警報及懸念咪楊的關係以至不會睡好。九日這天，榮發還是在緊張忙碌中，一清早他就領着一個小編隊，在天空做編隊戰鬥飛行，他們互相格鬥，隆隆的發動機聲把自己的耳朵，把全宇宙都充塞了，到地面把敵機來襲的情況指示了之後，他們才下降終止飛行。忙着加油待機作戰。

這天仍是不會有敵機闖入他的警戒圈內，連日的緊張，忙累，以及因爲值星而煩瑣的經管一切雜務，弄得精神很混亂，實在需要寧靜一下。他又：「很迅速的把午飯之前一切事務及日記清理，值星官職務交代李分座之後，又忙得打扮漂亮進城去會我親愛的咪楊了。」（八月九日）

星期六的下午，成都市因爲連日警報弄得市面非常驚惶，緊張，每個市民都是一早就背着小包出城向郊縣，新都等地去的大路小路上疏散，直至傍晚才逐漸向這個不死的燈火輝煌之城。榮發入城之後，首先到華西壩咪楊的住所，兩個人見着了，因爲隔隔了一個時期不會見面，所以更爲親密的談話着。

這是最後的見面，兩個人誰也沒有料到這是一次死別。在市塵里消滅了一晚，談話比什麼都重要。這時期兩個人的戀情里不單純是蜜的成份了，也還反映出各人性格的一些缺點，以及由這些缺點所引起的爭執。譬如榮發罷，他知道咪楊更清楚一點了，一個大學女生，通過家庭，小學，中學，以及徵抗戰宣傳工作，再到大學的悠長生活過程里，走過東南西北多少省的地區上，難道就只有一個單純的友情關係嗎？決不是的，這麼一個火熱的女郎，具有中國女人靜的與西洋女人動的生活習慣，性格，飽受着高級文化的滋潤，當然免不了受許多青年男子的追逐。可是，咪楊到底是一個年歲較大一點，人間事也略爲清楚一點的人，加以自己所受的書本教育所得到的戀愛操守，以及榮發這麼一個活生生勇敢的保國壯士史詩般的生活之吸引力，常常對於來追逐的青年男子報以果決的抗議行動。事後把這些事說給榮發聽，榮發聽了之後，雖然是頗爲安心，但總免不了一點酸醋作用。這是基於「戀愛排他性」來的，也可以說是由於「愛的獨占欲」所致。在這時候，咪楊則處在一個頗爲大方

的身外人情況之下，榮發就免不了當場發作一陣，咪楊的男性與個強馬上使單方的激越詭辭成爲交流的電火。這些噴火情況在他們訂婚前後常常發生，可是，戀愛情深，二個人都珍貴過去與現在，也都知道這一生不一定能再發現比對方更美更完好的伴侶，所以又拋開吵嚷的爭執要好起來。

九日晚上的相聚，他們談各人的事。咪楊說她連日逃警報的經過：「早晨同金陵同學到青春島去游泳，帶逃警報。青春島名字好聽，可是一枝紅花都沒有，只是四面的水，合抱了一塊小陸地。不過樹木很多，所以就被稱爲青春島了。我們並沒划多久，水裏急了，在沙灘上吃糖菓，在樹林里跑，跳，唱歌，大有在海濱之勢，可惜沒有你在，否則更有趣呢！」

同發頗爲貪戀的聽着咪楊嚮里說出的青春島的風光，不過一種遺失的感覺，悄悄的夾入這貪戀里。女的不覺這些，又說下去：

「這種生活即使過一輩子也不嫌多。有時我真想就在華西壩過一輩子大學生活。」

「讓你過一輩子大學生生活好了。我呢？就一輩子看守飛機。」

「不，我盼望我們二個人都能過這種日子，在將來你打完仗，我們回到你的家鄉，不是有更好的真正海濱足以供我們遊樂嗎？我在想望那種日子。」這一枚糖菓，解了男的不快。二個人又轉到二天的敵機入侵的上面來。

「我常常在想你的飛行，會不會因爲牽掛到我的身上而誤了事。大前天晚上我在南虹游泳池，看到天上成羣的紅綠飛行燈掠過，就想，是不是有你在里面呢？如果你在，你自然不知道我在下界一個小水池里游泳。」

「那晚沒有我，我這一個星期倒頗安心，只是昨晚一個電話使我不安了一夜。我怕你胃病又發作了，是不是你昨晚打了電話到我隊上去的。」

「沒有打電話給你。」

「男的癡感起來，女的也幫他猜想誰打的這個電話。」

想不出誰來，咪楊說：「不必想了，反正我想像你正在忙累，自然不會打電話擾你，總之，我此刻但願你安心安意的去專注到打仗上面，不要想其他好嗎？」

「是的我的理智也如此要求我呢。不會出事的，你放心好了。我要好好利用敵機入侵的機會打幾次好仗，這些記錄的。不過，我們現在約定，一等這個酷烈的夏季過完，我得到了秋季休假，就立刻結婚，去峨嵋或青城渡蜜月。你能應允我嗎？」

女的沒有應允。浸潤在榮發的兩條臂膀擁抱里了。

十日一整天低雲垂墜在川雨的天空，在城內吃過早餐，咪楊催促榮發退隊。

「這種惡劣的天氣，不會有什麼事的。我去電話到隊里告一天假陪你好嗎？」

「不，決不要這樣。在我期考的時候，你也曾勸我不要來××看你，要我用心做功課，現在不正是你的考期了嗎？你該聽我的話。」隔著餐桌上吃殘了的盤碟，咪楊央勸着。

「好，我回去了好了。八一四空軍節我們總可以進城的。這之前，我隨時叫傳令兵送信來，總寂寞，你到××來看我也行。」榮發說。

兩個人同時站起跨出餐室，兩乘洋車拖了這兩個青年人，穿過愁雲低垂的市街，在外南大橋下坡後，一條橫路上，兩個人各在車上揚了揚手。

一乘車向華西壩，一乘車踏上××華里的公路。

九

榮發回到了他的戰鬥的家。這里又是號音，青灰色的小間頭營舍，與一羣同生死的戰友面孔，說話聲音，以及房間里四壁滿掛着的飛行袍，大衣，軍刀，圖囊等等東西代替了咪楊，代替了城市里的雜亂無章。在十日下午，他忙著處理了一陣回家後的零星事，就去球場上打了一會兒籃球。

入晚，低垂的雲層里忽然降落下陣雨，雨點敲打在庭院地上，敲打在屋頂上，已使居在室內的人們感到如同置身雨中一般，加上舍後一排楊柳樹也隨風搖，曳着枝條，雨聲更令人心煩的吵鬧起來。

勤務兵拿來大隊部所規定的警戒人員名單。這上面，他的名字與他曾經飛過的××號海鷗連在一起，他是第二分隊的編隊長，他把全營佈陣看了一遍，在自己名字下，簽了一個字。

雨聲雖煩鬧，他可要不管這身外的事物與大自然情況，立刻睡去。

「大概今夜不會有情報的罷。」

「這麼大的豪雨，敵機是不會來的了，明天也許放晴，不過今晚先好好睡一覺再說。」想着想着，蒙好懸掛的蚊帳，榮發與同室的戰友都沉入夜睡。

夜間是在落雨，全四川都在豪雨的淋洗中。可是，月亮也來向人間掙扎。雲層因為變成陣雨淋漓到地上去，也就破碎稀薄下來。夜間三點鐘，敵機兩批，一批七架，一批十二架，利用華中地區的好月色與夜航燈光悄悄起飛了。

夜里三點鐘，四川山水間的監視哨把敵機情況不斷向重慶，向成都傳播，榮發所屬的流星羣大隊也得到了作戰的命令。

在最後一陣豪雨里，天帝似在大哭一般的號陶着。無線電機打開了，那急迫而又從容的情報廣播女音在放射刺耳的敵機動態：

「三點××分，××敵機××架，三到九。」

「×點××分，敵機××架，四到八。」

「現在發佈空襲警報。」

「機場里的飛機已由機棚里推出來，在豪雨中機械人員忙著開車，等到螺旋槳一聲轉動，發動機的爆音就更緊張了全部雨中機場上的空氣。這時候站部手搖警報也哭泣似的叫起來了，黃榮發坐在一輛汽車里與戰友們一同趕到機場，汽車把他們一個一個送到各人的飛機旁。這時候雨是停了，可是雲更流徙無定的在變幻；榮發他們全不能考慮這些情況了，不過槍還是要試一下的，他坐上飛機，



按射了幾發子彈，很好，就準備起機。沒有一下，一輛三輪卡沖過來，張參謀主任站在上面傳來口頭命令，立刻起機，掩護××，××，××等地區上空，他點了點頭，揚起手叫機械人員拿開輪擋。一陣加大油門的發動機轉動，飛機就沖出停機線向前面無邊曠場滾地起飛而去。

一個北方高大的隊員陳康駕了另一架海鷗做他的後衛，事後他講述那一戰的經過：「那一天四點多鐘，我（陳康自稱）還在睡夢中，譚卓勵副隊長從我所住的房間窗口外叫我，待我趕到機場，情況已很緊急。我們奉的命令是掩護××，××，××三個地區的安。當時規定了隊形與位置，張主任參謀跑過來命令趕緊起機。於是我緊隨着黃分隊長榮發之後，升上天空。

「我們一起機之後，就鑽入低迷的兩雲里，隨着黃分隊長迅速的昇高，一會兒就在×千公尺的天空盤旋着。透過雲火，我們看見所要掩護的三個地區。當我們正由北而南巡飛時，忽然瞥見七架敵人輕轟炸機也正在由北而南飛着。這時候太陽已在露露，射在雲里，映成朝霞。霞光里我們遭遇敵人，你想這該是多麼令人興奮！我看見譚副隊長動盪他的飛機，搖擺機翼，接上他就由側方攻擊下去。我則由王崇云分隊長領着實彈對頭攻擊。黃分隊長也猛烈的向敵機羣實施攻擊，我因大敵當前，只顧攻擊，對戰友的注意當然不比從單單鏡里去看敵機那麼嚴密。在一瞥中只覺得譚與黃確是在猛烈的射擊，我想，像那狂猛攻，不會沒有戰果的，那天情報說有一架敵機被擊墜廣安，我想或許是那戰果。

「敵轟炸機羣經不住我們的圍攻，就急忙逃却，我們這時候又重新爬高位，從西向東飛，又折向南邊，在××上空，因為雲多，我與黃分隊長失却了連絡。

「後來我忽然又發見一架飛機在前飛，那旭日標機熱我的戰欲，我俯衝過去，可是在我後面一架敵機却來奇襲我了，我急忙避開，另一架敵機也衝過來向我攻擊。這時我顯然不利了，趕忙回避，一操縱，不意我的飛機竟成了尾旋狀態，跌落了很多高度。等待我改正了，發現敵機仍在追擊。在我避開他的攻擊，四面一看，全

無我機蹤影，而三架敵機却不捨我的攻擊着。這時我決定回避戰鬥，衝入雲層中，用盲目操縱，在雲氣里飛了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等我回到隊上，才知道黃分隊長已經在××附近殉職了。」

這也是一個小風小雨的晚上。當陳康在吳國瑞的房間把這一段當時作戰情況告訴我時，我聽了不禁愕然若失。陳也頗難過，他自己也差點死於是役。

此外，劉寶麟也跟我談是日他在××地面所見，他說：「他先與敵轟炸機作戰，攻擊得很猛勇，後來忽然我們發現敵人驅逐機出來了，差不多有三架來包圍他一個人，另外三架去包圍別的幾位。這時候我們自然很着急，可是這位兄弟却不在乎，勇敢的與三架敵機周旋着。他們打了很久，這三架敵機並不能把他怎樣。在發動機的聲音與槍砲聲低抑的吼叫里，我們眼見他們愈打愈低，終於見他一個快滾，就向××那個方向落下去。當時我們以為他完了，可是不久傳來××方面的電話，說是在那邊盤旋，我們可真高興。帶着黃回來罷，大家可以着實的聽一段戰例。

「可是，不久我們又聽到說榮發迫降在××的河灘上，機毀人亡，我們才懊惱這損失呢。」

另一位也是榮發同期同學吳國瑞，給我敘述他當日料理榮發善後的情形：

「大隊部叫我去××。等我們趕到××，榮發已經死了。他在天空作戰用完了子彈之後，一個快滾離開了敵人的包圍圈。當時他本想落在××機場，可是那時候機場上不會有着陸的信號。於是他改向××河灘飛去。河灘是向後床傾斜的。滾跑時，斜坡與飛機速度便他翻了過去。人被壓碎在飛機里，河水侵入了他的飛機。

「等我到站，打開蒙蓋他的白布單，發現他的致命傷是眼額部以及腿部，檢視他的飛機，發動機的汽缸被擊碎了，機身也中了不少的彈痕。他自己則未受傷，如果不因迫落失事死去，他再回到隊里，那一套與敵作戰經驗頗可供大家研究的呢。

「當天我們用卡車把榮發遺體運回本隊部，到了隊部，我們把他重加洗擦之後，又送往觀音堂去。當卡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坐

在司機旁邊，一面默祈，「榮發安息罷。」一面頗為憂鬱的惋惜榮發的消失。

「他的遺體擱在汽車上，我們是近在三尺之內，可是永遠不能再交換半句語言了。當汽車正在行進時，落日的餘暉又似早晨的朝霞那般血紅的塗在大道四週的寰宇間。」

「忽然我瞥見了咪楊坐在洋車上，阿鳥何漢鴻騎在自行車上隨着她迎面而來。咪楊還是一點也不知情的，我怎樣能夠馬上就把榮發的殉職以及遺體揭示在她之前？趁着落日的光輝在閃刺她們西行的眼力時，我囑咐司機加快速度駛過去。我自己也裝做不見他們似的埋着眼睛。」

「在觀音堂為榮發入殮。黑色的棺，軍服，一面國旗覆在棺上，我在一一完善之後，離開了死者，回歸了隊部。」

十

現在我們提一提咪楊罷。這個朱麗葉風度的女郎到連榮發的隊部，正是隊上已把榮發床位行李包捲起來以後的時候。人家阻止他進房，說：

「榮發搬開了，一個新到的職員住在他的床位上，你可以不必進去，到我們屋裏坐坐好嗎？」這也是一個熟的人，咪楊不馬上就走，她問：

「阿發到那裏去了？」

「今天因為有警報，他奉命飛往蘭州去了。」人這樣告訴她。

在同時，人告訴何漢鴻：「阿發已陣亡了，我們今天必須要好，好把咪楊贖住，不能使她知道這件事。」何漢鴻是一個很老實，很不會裝假的人，聽到阿發死了，就是一呆，再還要去做假，裝作沒事，他辦不到了。可是他必得勉強去做，於是跟幾個人一道去照拂咪楊，把她安頓在一位同事太太處過夜。第二天，咪楊自己決定回成都，人又陪她入城。分手時，咪楊對送者說：「阿發來了電報要叫人通知我呀！」

送者答應了，可是心上却發苦的：「阿發永不再和我們通電報了。」

送的人回到隊部，大家一面準備作戰，一面也要應付這位戰友未婚的未亡人。拿了一筆錢，決定請榮發的一位好友李君陪她到附近的一個縣里去旅行。說是帶她去探警報。實則是使她慢慢的再知道阿發戰死的真情，以免驟然知道發生激變。可是，在華西場，一個追求她的同學想以榮發犧牲的消息企求轉移她的戀愛，她聽了先是不相信，可是，隨後也頗懷疑，為什麼阿發飛蘭州信都不留一封？好幾天也不見電報；再想想隊上的人對她的過於注意的態度，更使她疑惑，一月十三日她終於打聽到阿發殉國的消息，她開始沉入悲痛與絕望中。

不過等着她的還有許多事情；如像看視阿發的靈柩，為自己買安眠藥，避開同學與隊上夾的阿發戰友之遺囑，她扶持了自己破碎的心勉力去做這些事，有一個希望在等着他，那就是隨阿發回去。

下面摘錄幾段她的日記：

「我的阿發，我不知道如何寫起，你沒給我留半句話就輕鬆的永遠的離開了我。不過，我聽到你作戰時的勇敢，我在萬分思念中稍為安心，你是聽了我的話為國盡忠了，但是阿發我們不是講好了嗎？你如此，我一定陪你的。已經四天了，我沒見到你，你等急沒？親愛的，我由昨天知道你走的消息，我已決意陪伴着你。可是我們在這兒，我沒機會，而且我還沒有看到你的棺呢。我怎能甘心？」

「親愛的阿發，昨天偷空出街找了很多藥房全沒有安眠片，我焦急得要叫。但在街上，只是我一個人，沒有了你，我覺得全市人在嘲笑我。我實在沒有胆子抬頭。親愛的，你曉得我的心嗎？我四天沒離開過你一秒鐘。」

「阿發，是在峨眉山教會我開手槍，我想到你的隊部舉行我最後的射擊，來找到你。親愛的，你應當等着我在一個靜的所在，我們倆又可以暢談了。不是嗎？我們星期日一道在店內購的三打白信封，不是還不會用過嗎？阿發，我不知道你會這般的離開我。」

「阿發你不是說我們甚麼時候一分鐘半分鐘全不離開的在一塊」

嗎？親愛的等我一會好嗎？很快的我可以找到你了，我們永遠在一起不再分開了，不是又能到南洋嗎？還可看到你平時所說的各大名山，我們可以又像去峨眉山似的，穿了馬褲，長途步行了。阿發，那時你又樂了，可是在路上不許又高興得咬人家的肉，我手上現在還有青的呢。

「阿發，我已沒勇氣給我們的媽媽哥哥寫信了，只好由他們去寫了。親愛的，千萬別急呀，我就要找你的，在××一個僻處，你要像平時吹口哨叫我好嗎？阿發，我真開心，我們又可以在一塊談話了，我們的「給他」要帶返來了。你的口琴呢，我們合奏，真美呢，在月光下，像有一天你在華西爛草地上吹口琴，多好聽呀。」

「阿發，我哭你一天，昨夜夢中醒來，好慘呀，我哭得像淚人一般。你看見一定心痛死了。一次吵嘴，我哭了，你也哭，你還說「我替你哭」！現在呢，阿發？」

「昨夜還下着雨，想到你一個人在××，一定寂寞得要叫起來。不是嗎？我們下雨還游泳，你罵我跳水不把頭埋下，阿發，以後我們可以天天練習了。阿發，打網球我也還輸你兩次呢，咱們什麼時候再比一比？我這里還有球，我帶給你好嗎？」

八月十四日這天，李懷學帶了她去觀音堂看望榮發的靈柩，她如下記着：

「當我看見你的靈柩時，我像失去知覺一樣的，所有的人間痛苦大概全湧上我的心頭，我為甚麼不能再見你一面呢？阿發，你真狠心，你說你不離開我，可是如今已經四天沒有見面了，你不想我嗎？阿發，我四天沒有好睡過，至是想你，我唯怕我死不了，我們又要延長時間才能談話，這真使我再忍不下去。阿發，你是否在里而靜靜的躺着閉着眼睛在等我？兩人又一塊騎車跑公路。真快呢。阿發，你記得我們一路談着話，一羣騎在車上吃梨，你還說你願意永久這樣不分開。阿發，我們又快要一路了，幫助我找機會到××，找在何一個左輪，我們又可以見面了。多快活，你不是在星期六說下星期兩人坐船玩水到望江樓嗎？阿發，等我一塊玩，你要在天堂又找到一個愛人。不會的，我們說好的，死啦就永遠在一塊

兒的。

「阿發，你是光榮的為國效死，我當然陪着你。我聽人家說，你很靈敏的空戰後，機身有很多彈洞，你却未有傷。多麼呀，你從前會自信的這樣說過，親愛的，你真太靈活了，不過你降落時不小心而送去你的青春，我知道，一定是你空戰完，內心太興奮了，因為我會答應過你，擊落敵機後結婚。你也許這樣想見到我。阿發，你可誤了大事。因此你棄去你尚未作完的更多的職責，而離開了你的偉大民族。阿發，你在那失事的一頃刻，一定是清醒的，你一定大呼咪楊，是嗎？可恨咪楊不能當時伴你，你氣嗎？我的阿發，原諒她成嗎？等到見面時，一定甚麼全依你，決不再吵架了。阿發，我這樣喊你，你聽到沒？我性子真急得要打人。可是，人家不一次賣我這樣多的藥有甚麼辦法？幫助我向各方面設法做一個堅固的橋，披到或跳到你的所在。阿發，不要跑太遠，使我難找到你。」

「明天一定寫信給雙親嫂嫂，千萬勿念。」

「阿發，你所要我做的事，全做完時，我們就痛快的完了。」

「今天晚上你又一個人住在那里怕寂寞不？我很快陪你去，不要又急得睡不着。阿發，天像哭一樣的灰暗，我想到你打球時的活跳亂跳時，我恨不得立刻將你拉起來，再表演一下，阿發……」

十五日這天，咪楊忙着寫信到廣東台山給榮發的雙親與嫂嫂永訣，十六日她找到了去××隊部的機會。到了×大隊第××中隊的阿烏屋內，幾個榮發同期同學在照拂她，陪她坐談，可是，她很機敏的發現牆的第一張床上枕頭下有一支左輪。於是，她不再延遲，對陪她的阿烏，囑咐，世端等說：

「我想換一件衣裳，天氣太熱了。」

她忙着去解她的衣包，這是她帶來的。男人們全都再好再留在房間里，女人只有咪楊一個人，大家退出了房間，還用手替她把那扇灰色的門帶上。

剩下她一個人，她放棄了衣包，轉身去在枕頭底下把左輪拿在手中，她惟恐沒有子彈，打開了彈巢，里面是滿滿的鉛彈。她滿意了，一切全如理想。

窗外的高登楊柳塗亂了青天，室內壁上榮發的放大遺照正在注視她似的對她嚴正的看，她不想什麼了，只默祈着：「阿發，來引我罷，我來了！」

右手舉起左輪，烏黑的鋼質槍口對着她自己的右上胸部，她用了最後的意志發動了最後的力量，對自己舉行了最後的射擊。

## 十一

斗室裏的槍聲，驚來剛剛走開不到二分鐘的軍飛行軍官們。他們正在商量怎麼才可以使得咪楊變轉心情，沖淡悲傷。他們都已商量好一個辦法，就是拿一筆錢，要李君陪她去作離華旅行，然後再慢慢勸解，使她復歸於平。可是，當大家聽到槍聲衝到第×中隊何分隊長室內時，這個優美的女孩已經躺倒在地上了。

馬上有人找醫官，咪楊的眼睛已經閉上了，灰白的死色逐漸蒙上她的秀顏。尚有一息氣，可是鉛彈射擊在肺部，這致命傷頗不易挽回。醫官替她注射了強心劑。會大隊長剛從機場飛行回來，圖畫都不會卸除，踏進了房，趕忙在圖畫里找出雲南白藥來為她敷傷口，用開水灌白藥到她嘴里。這一切努力全沒有奏效，咪終於無救的呼吸了人間空氣十分鐘後，永遠了。

這麼美豔的人體，這般美豔的純潔心境，鑄成了這一個死了的美麗塑像。人都呆了，人都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沉默，以凄苦眼光對視，在咪楊身旁檢視她帶來的衣包。這里面，他們找到如下的一封信：

「世端，阿烏：

「阿發是離開了我們，永遠不再來了。我們在一塊時，他總說要我永久的陪着他；否則他是痛苦的。他最怕寂寞。他說無論他到那都希望有我，所以現在我預備找到阿發永遠的伴着他，使他快樂幸福，我什麼全甘心的。

「這一週來我沒有見到他，你們可以想到我的痛苦，也可以推測他的心焦，數天來在夜晚他總來伴着我，我也怕過白天，因為離開了他。

「幾天來的生活，使你們全不安，我真不知應該怎樣感激你們的關心，阿發也一定在九泉之下感激你們的照拂我，還有不少阿發的朋友們也都如此不安，原諒我無暇多寫。一切全由阿發在九泉保祐祝願你們的安康，請勿念。你們勇敢的活着，永遠是勝利的，我盼望你們。阿發報仇，整個所有的死去朋友收回血債，我也祝願你們。

「我的家裏沒有母親，所以我將來的事不願你們通知家內。僅有父親一親，他會更難過的，只是我哥哥在渝中央銀行，叫楊國利，可以坦白告訴他。

「阿發最高興我穿那件天鵝絨的夾衣，我盼望你們替我在大衣內找出幫我穿上，多放點香水，我怕嗅血味，我自己也怕。我的床下箱內有阿發的信是他的心話和血淚，我盼望你倆在空時間全讀它一次，保留起來，還有我的日記，希望你們願意看則看，看完可燒掉，我同阿發所有的東西盼望你們分作紀念。我要我箱內的絨花布做我的褥被。因為是阿發送我的，他也最高興那塊絨。其餘我都不亂如願了。

「世端，我想到這兒多開心，阿發昨晚似乎告訴我幫助我，他在等我，我們又可以永遠在一塊騎車說笑了。在月光下游水，在兩西環打網球，他會說過請我在小巧比賽吃早點，那個吃的少要出錢，我想到我們又能恢復從前的生活。我真開心，我想我倆一定常來看你們，使你們平安快活。

「一件事真不好阿發買的，」告他「還沒帶來我願聽聽的音調，盼望你們將來拿到我們的所去奏，他會暗中伴奏，他不說同我合奏的，多不幸呀，我還沒有見到他呢。

「首要緊的話，阿烏，我盼望你倆常給阿發的家裏去信。在九泉下我們會十分感激的，他媽媽對我太關心了。

「還有我至死的要求，我將來能埋在阿發的近處，不要我們分的太遠成嗎？不要太殘忍了，我們已經六天沒有見面了，我是如何的心急呀，我聽到他喊的聲音已經發抖了，太使他不安了。

「這單是我由父親那取用的一百元，先寄給我阿發的媽媽，她十分愛惜阿發，千萬不要說阿發已離開她，否則她會立刻急死的。」

「也許還剩有錢，希望到鮮花店給我阿發做一個最潔白的花圈。我沒時間去了，謝謝世端又跑一次街。爲我阿發，你又受累了。我真不知如何謝你們。」

「我還有許多話無從寫起，一切由你們了，我十分放心的，因爲你們待我們太好了。我該是最幸福的一個寵。」

「關於我同阿發及他的一生，小雷說要寫一篇文章，我盼望她能努力爲此，我也願意看到這美麗的東西。」

楊草於華西大學八月十六日。

我夫得很晚，隔了十天才到達這個青灰色的營舍，阿烏及世端跟我談全部榮發戰死經過，以及咪楊事蹟。

又二個月，我由××機場入城，在觀音堂敲了半天的門，一位

老婆婆打開了深扇的黑門，在停板室里我辨認出二口黑色的棺，謝的花圈與蒙塵的國旗擁擠着這一對不死的人。

又半月，我再訪問第×大隊，吳國端拿了一張榮發蓋的哈密四城門速寫給我，告訴我許多事，世端與阿烏也給我說了不少，陳康，在三次大戰危險中穿過來的新人，也給我敘述最後一次榮發的天空戰鬥。

現在一切平靜，部隊在勤練中，每日飛行成了功課，戰友都準備復仇，爲一切死去的，爲整個國族前途！

華西編，經過波動，也平靜了，教授們在講哲學，社會學，甚至神學，鐘樓的鐘還在分節的敲着。

榮發與咪楊，也是靜靜的安息在停靈所在，明年三月黃花節，他們兩個將與其他爲國獻身的空軍烈士入葬蓉城北郊烈士公墓。我懂深思嗎？或者閉起這一扇思索的門，忙於現實呢？

十一月二十七日于成都

### 校完小記

雖是規定每月十五出版，但這十二月號校完畢已是瀕臨歲杪了。印刷條件過於艱難，我們無話可說。

這一年，僅祇出了九期。脫落三期，是因爲物質上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告罪是無用的，如果已出的九期多少還能給予讀者一些喜悅，一些安慰，那我們這一年的努力算便是有收穫了。

明年的興事計畫，這里暫且不譚

我們的編輯方針一向是配合著本軍的動態的。今年刊物內容隨時有著改進，變化；明年自然也不會例外。不過，有一點應該提出來說：爲了保存便利，從下年度起本刊決定分卷了——每卷十二期，每年一卷。但爲了便於計算，總號依舊保留。

這一卷，重心是在三篇歐洲戰報上面。如果不是篇幅限制，另外兩篇會同時介紹出來。特寫二篇，記載的是十一月份本軍舉行的兩件大事。報告二篇，一篇描寫了勇士高又新又一次的英勇戰鬥；另一篇是「志航大隊

一位戰士的親筆之作。

「記黃榮發」，我們供給了十七頁的篇幅把全文載完。這一篇歷史性的忠實的敘述文實在感人太深了。最近本軍裏面又發生了一次類此的事件，但是我們或者不再向讀者詳細介紹，因爲我們早就說過，我們的目的是刻劃一個「人物」，却無意鼓吹女性「殉節」的封建倫理觀念。這類故事介紹過多，難免引起誤會的。

再譚。明年見。

陶 雄（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 婦女設計的新飛機

安泰里奧省威廉堡一家加拿大飛機製造廠，總工程師是一個女性。經過六個月的設計製造，她完成了第一架新製教練機，正準備着會到加拿大火車鐵路公司去試驗。

據報告這飛機比現在一般應用的教練機進步多多，而無疑是將和「帝國空軍訓練計劃」發生關聯的。

## 零零碎碎

伊新莎白·麥克吉爾小姐是多倫多大學的應用科學（飛機工程）學士和密西根大學的科學（工程）碩士。她的航空工程方面的才識是不久以前

在加拿大工程師學會年會上才被人認識的。那時她曾讀了一篇精專的論文，題名「試飛報告」。她的母親是萬古佛城的一個法官。

三年前，麥克吉爾小姐取得了加拿大工程師學會的會員資格——她是女性獲得那榮譽的第一人。

### 「恐怖政策」一例

(健)

一九四一年初春一日，在皇家空軍空襲挪威荷格格地方的造鋸廠之後，四顆未爆發的炸彈被德國人發見了。納粹當局通告地方居民，這些炸彈非常危險，必須移去。可是，德國人却不能担任這種危險工作的，納粹指揮官說。於是，他打發人到監獄裏去，把十個判處死刑的挪威愛國志士提了出來。指着那些未爆發的炸彈，指揮官吩咐囚徒們立刻把牠們移去並且加以破壞。

「你們是已經判處了死刑的，」他說，「這對你們並沒有多少損失。」

### 史訓

想大家都還記得波蘭，擠在歐洲中央，一位八公分重的八克上校，玩着賣空買空，損人不利己的外交手段。

波蘭又亡國了，她的空軍被消滅了。評論家探究它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在乎「國內民族複雜，沒有團結」，和「空中飛行人員之訓練不夠」。

波蘭空中將校，在作息時間內還帶着太太進俱樂部早餐。高興飛行的時候。陪着小姐們到機場里，欣賞他們的幾手表演，飛完便並肩回去了。這是以飛行為遊戲，並非訓練而戰。

(益)

### 世界最大之風洞

美國俄亥俄州賴脫飛機場陸軍部試驗所，於前星期落成世界最大之風洞，其長度為七百九十呎，最大直徑為四十五呎，價值二百五十萬美金。二具巨型之扇由四萬匹馬力發電機帶動，可產生四百哩時速之氣流。此為與此同等大小之風洞所未能產生者。此風洞用於新設計之飛機。因有如是猛烈之風速，陸軍部工程師深信可獲得飛機速度及堅固性之更準確之統計表。於此風洞內，在今日戰鬥機所需要之高速中可試驗十五英尺翼展之模型。

(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 第五封 起機，上昇，下滑，落地。

朋友：

當你又看到「起機」這兩個字的時候，也許要說：「前一封信上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是的。不過這里我還得重提一下，道理就是因為這一個課目怪複雜的。

好，現在我們從頭來說起：

起機 (Take-off) 第一步要把飛機先滑滾到「起機地帶」。這「起機地帶」有三種解釋：機場如鋪設有「丁」字布，可遵照「丁」字布所指示的地帶起機；如沒有「丁」字布，這個機場又不是特別大的機場，這樣應該利用機場的最長邊；（但是在可能範圍內還是要遵照逆風。）假設這機場上既沒有擺「丁」字布，而又很大，在此種情況下起機是比較方便得多，然而還有一點可說的：你要測量你飛機的前面的長度至少得夠你起機的需要。

單說起機的動作，非常簡單：開油門，推駕駛桿，待飛機獲得了起機的力量時，把機頭拉起來，這就算是起來了。但是事實上做起來，却要複雜些。

第一，當你把飛機滑往起機的地方的時候，你就先要留心機場的地面如何，假如是細沙，濕軟，積雪等場地，那麼到起機的時候推駕駛桿切忌不能把機頭推得太低，否則起機有翻過去的危險。

第二，在滑滾的時候和擺好位置將要起機之前，注意

飛機前面有無障礙物固然必要，而空中有沒有照着你這個方向要落的飛機也不可忽略。假如有那麼一架照着你這個地方下滑着正要落地的飛機，你要馬上躲開這個地方，因為在機場的規則上說：「要落地之飛機，較在地面滑滾之飛機有優先權。」也就是說：在地面上滑滾的飛機應該讓給要落地的飛機一切方便。

第三，假使機場有「飛行值日官」，縱然你是把飛機已經滑到了「起機地帶」，也對正了「風袋」或「丁」字布，如果「飛行值日官」手中舉起來的是「紅」旗，（紅白旗子是大多數飛行場統一的規定，但，也並不是沒有例外的其他的顏色的規定，）你就不能起機。當「紅」旗落下去，「白」旗舉起來，這就是准許你起機的時候了。

要起機了，就照着剛才所說的方法做。不過，你還得看前座教官擺出起機的手勢，（註一）才可以開始動作。左手開油門，右手推駕駛桿，兩腳蹬着方向舵來維持飛機成一直線前進。油門愈開愈大，飛機前進的速度愈來愈快，駕駛桿繼續向前推，直到機尾蹠起機頭推平，這時候有點期待的情勢，也就是等待機身的重量從輪子上轉移到機翼上的時候，就可以開始把駕駛桿慢慢的向後拉了，拉到輪子離地，這就是所謂「起機」。

至於機身的重量從輪子上轉移到機翼上一層，這完全是「感覺」的功夫。提起「感覺」，這是飛行人很重要的的一件事，甚至有人說：飛行天才即是飛行人對於飛機的感

覺。詳細的說恐怕就是從眼睛，手脚，身體各部感覺出飛機底速度的增減，離心力和支持力等等。

現在是你已經感覺到飛機的載重位置從輪子上轉移到機翼上，而你也已經把駕駛桿拉起機頭離地了，這時候就不要再繼續去拉駕駛桿，稍保持一會兒，待飛機離地相當高了，駕駛桿還要向前略略的推一點，等昇到五十呎左右的高度時，油門可漸漸減到一千六百五十轉，起機的手續，就算完畢。

### 上昇(也叫Climb)也叫爬高

上昇，就是使飛機在一個上昇的角度中得到一種高度。

上昇的角度沒有一定，像一般較新式而馬力又大的驅逐機，在急於爬高時，常常把機頭拉到七八十度的仰角；如本信所談的初級教練機 *Waco* 就不同了，牠當爬高時，僅僅只能拉高約十五度和二十度的仰角，這是因為飛機在取得高度時而又得保持牠充分的前進速度，否則是有危險的。

做法很簡單：把油門增加到一千六百五十轉，駕駛桿往後拉使機頭仰高成一個相當的角度。這一個角度是要跟隨各種飛機馬力來決定，同時各種飛機都有各種飛機獲得高度的最佳角度。

初離地面或距地面很近的飛機昇高時，切忌把機頭拉得太高。關於這一點，過去有多少學飛的人甚至有飛行經驗的人都爲了這一點疏忽而遭受了最大的不幸。

### 下滑(Glide)

下滑，是不用發動機(也就是不用油門)而使飛機仍

然前進，但是需要使飛機降低最少的高度。

上昇與下滑這兩個課目都是比較容易做的動作。所以下滑也不複雜：關滅了油門，稍鬆駕駛桿，待至機頭降下時，把駕駛桿拉住，讓飛機在一個正常的俯角中往前下方飄翔，這就是下滑。

下滑時，機頭的俯衝角因機種不同而有差別。在初級教練機的最佳下滑角是二十度左右。

如果下滑的飛機，不按照牠底最佳角下滑，俯衝角過大，還沒有特別大的關係，只不過是不便於教練，不能達到預定滑到的地方罷了；如果俯衝角過小就嚴重了。俯角過小，緊跟着就是速度減失，飛機即呈一種搖搖擺擺的狀態。如果再小，飛機就會「失速」了。

### 落地(Landing)

所謂落地，大概不需要我來解釋，你早已曉得那就是飛機在預定的狀態和計劃的地點從天空降落在地面上。不過，這一課目是需要化費腦筋的。說落地這一動作很難做，可以的，說這是飛行課目中比較最難的一個動作也未嘗不可以。現在我講一個隨便的故事，你就可以看出飛行人對於落地這一課目的重視了。

假如飛機場邊外有幾個人，在蹣跚着閒聊着，這幾個人中有的不是飛行人，有的不是飛行的。正在這時候，有一架飛機在下滑接近地面要落地了。這幾個蹣跚着的人中有停止住脚步注視飛機落地的；有照常蹣跚着，仍在閒談，沒有注意到飛機落地的。好了，現在你可以分辨出來停住脚步看飛機落地的就是飛行人，那若無其事而漠不關心飛機落地的就是沒有飛行經驗的了。



至於有飛行經驗的人，當他看見有一架要落地的時候，雖然不能絕對的說他正在走路的馬上停住步，正在做事的馬上停住動作，那樣像神經病似的去聚精會神的注視飛機落地，但是有飛行經驗的人差不多都有這種習慣。他看着接近地面的飛機底速度是大或小，機頭拉得是早了或是遲了，着陸是「三點」(註二)是「兩點半」，或是跳了，着陸後向前滑滾得直不直，直到下滑的餘速滾盡(也就是下滑的餘速消失完了)，他的注意才會放鬆這架飛機。

寫到這里我知道你已經有問題了。有飛行經驗的人爲什麼會這樣的注意「下滑的速度是大或小」，「機頭拉得是早或遲」等等？現在我簡單的給你解釋一下——到你學飛的時候那會更清楚的。飛機接近地面，下滑的速度大，落地後在機場上滑滾得太長，保持餘速在地面上滑滾成直線，這是一件很費精神的動作。滾得愈長，愈是不易保持。如果一偏斜，就很容易被造成「就地打轉」(Ground loop)也可叫「就地打滾」的事件。「就地打轉」輕的在地上(也轉個圈兒，重的，壞輪子，毀起落架甚至折翅膀。速度不呢，輕的翅膀會左右高低的搖擺，重的就會「失速」；如果機頭拉得早了，落地很重，再早，也會「失速」；遲了呢，輕的跳起來，重的就會翻過去或拿大鼎」。

從上邊這些談話中，我想你已經覺得落地這一課目是應該相當用心去學的了。那麼現在你請注意吧，下面我要談談落地的做法了。

教官在前邊做一個落地的手勢(註三)，你就要準備了。

第一，測量落地的場子，看看你的高度(不過這都是差不多有一定的，以後再另談好了)，認清風向，要正逆風，(有「丁」字布當然是遵照「丁」字布的)，機場里你要落的那個地帶有沒有障礙物，一切都妥當了。

第二，關滅了油門，略推駕駛桿，但需把駕駛桿帶住

，使機頭保持一個下滑的俯角，降至距地面十五呎與十呎的中間，就要開始向後拉駕駛桿，使機頭慢慢的抬起，飛機一面前進，一面下降，你的駕駛桿也逐漸地繼續着後拉；等到飛機離地一兩呎左右，飛機也就拉平了，速度也很小了，只是藉餘速往前飄行。在這個飄行中就需你的感覺了，當你感覺這飛機沒有再往前飄的力量而要沉下的時候，你馬上把駕駛桿拉完，飛機就會成「三點」落在地上。

第三，飛機着陸後在地上滑滾的這一段，你要用一種敏捷的動作維持他成直線滾進，如向左偏，你蹬右舵來改正，同時把駕駛桿往左壓；若向右偏呢，改正的動作與前者相反。這段滑滾直到把下滑的餘速消失完，飛機就自然的停止了。

第四，假如當你正在要落地的時候，忽然間發現了前面有障礙物，或者地面上臨時出了毛病，或者總而言之就是發生了與你落地有妨礙的事件，那麼你要馬上上下決心，毫不猶豫的推開油門，再飛一圈兒回來落。要是飛完第二圈兒回來落地的時候仍有障礙，應飛第三圈兒；如果第八圈兒回來落地的時候還是有障礙的話，那樣你要飛第九圈兒。一句話：只要在你的汽油沒有飛乾以前，你應該直等到落地的地帶沒有障礙再落地。

談到這里，暫停一停。

再見！

註一 在前信上已經說過，兩手手心向內，高舉過頭，一齊前後擺動數次。

註二 三點就是飛機的兩個輪子和尾撐(或尾輪)一齊落地。兩點半就是兩個輪子先着陸，尾撐才跟着落地。

註三 落地手勢是一手平伸，用另一手掌在上邊着落幾次，像是飛機落地的樣子。

# 女兒橋日記

貝嬰

九月二十二日晴星期天

中秋

渴望能跳出紀律的圈子到城裏去。西湖的秋色會融進生活中的刻板和機械。我在飛行，有關懷的人，有新奇的人，需要給他們以解釋。

往訪岳墳，赤色「盡忠報國」的丈夫大字下，全是聲色犬馬好樂的仕女們。一羣日本人在拜謁，面此壯懷激烈的岳武穆陵墓，未知有何感懷？

留城八小時，這嘈雜，紛擾，佈滿塵埃的人間天堂！跳上歸隊的校車，深吸一口氣。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晴

秋蕭煞，教官們穿上皮的短衣，換季了。

組長訓話：「忍受教官們嚴格的批評和處罰！你們應該體察他們的動機……」

許多同學因為體格不及格而停飛了。血壓，視力，色盲。醫官說體格是學業的基礎，要自己留意。

午前有紀念週。就在城外空中飛，練習各種轉彎和直線。從城外飛向機場上空，途中有條蜿蜒碧綠的河道

，水上飄着像火柴那末長的本頭。我記起這像是入伍生營的景物，想辨視出入伍營的故居，但是飛機不待我的目光駐定便拉我走了。循着航路，按着教官的指點，機尾一跳，落地了。

教官問我：「飛機要撞地了，為什麼不拉平？」對於落地，天知道，絲毫把握也沒有！要保持飄行的俯角，要保持翅膀平，要目測離地高低，要顧視教官的指示，我顧此失彼，忙不過來了。但是我敢說：「落地不難」。這話會有一天證明的。

又飛了兩個起落，依然沒有什麼心得。教官指示我說：「應該目測地面高低，不要太注意機頭了。」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機械科的同學們從工場裏檢得細細的鋁片兒給我們。它，銀的外衣，柔和的光彩，非常美麗。我們在機場的休息處大家拿着玩，做一個耳環，做一個戒指。

在喬司飛，鋪了紅十字布才回來。對於落地，彷彿隱隱地尋着門徑了。教官問我：「落地，你判斷地面的高低呢？還是看我的手勢？」我說：「飛機飄滑得很平穩，我也判斷地面高低。倘若下滑時不能得

心應手，就注意你的手勢了。」  
「此後要練習看地面，看草的顏色，不要注意我的手勢。」

關於航綫起落教官從新講了一遍，以後將由我們主動的去操縱，他不再提示我們了。——「落地最主要能知道拉！知道拉方才有好，有壞，可以指示，可以改正。不拉呢，飛機撞地了，消耗了時間而沒有收穫。」也是教官的諷評。

遭遇新的變故，獲得了新的經驗。汽船在水中駛進，船梢的潮流，旋轉得駭人嗎？飛機也是這樣的，只是無聲無臭的空氣渦，不能給目力辨認罷了。假使飛機在空中前進，機尾放出有色煙幕，你也可以看見激動的，旋轉的空氣漩渦，伸延至數百尺之長。

假使有一架飛機，在空中接觸這漩渦，它會不穩定地震動了，甚至激翻了。

在喬司飛，初離陸，飛機猛的一震，傾側得很利害。原來在正前方剛有一架飛機離地，它擾亂的空氣影響了我的了。——此後應該等一等，等前面的飛機飛遠了，再起機……這

是教官指導我們的。  
明天，要大膽而小心的去拉駕駛桿，判斷高度。有錯誤的嘗試，才有正確的未來。  
體育，玩網球。殊淺。

# 介紹海軍建設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

## 時事述評

地中海英海軍大捷

艾羣

美國海軍航空政策

克建

遙祝美國海軍節

臨冰

## 海軍文藝

戰地來鴻

甘敏

美國大學生的海軍生活(譯品)

洛士

大戰中的海上封鎖與海上自由問題

郭壽生

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漫畫)

易鵬

中國的國防線在那裏?

謝德璠

黃昏的港(散文)

俞平

美國海防論

懷雅

文壇消息(三期)

資料室

軍艦通俗講義

劉淵

世界海事日誌

資料室

本報於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鐵風出版社偉大貢獻

民國三十一年空軍日曆

設計新穎

印刷精美

定價低廉

內容有

總理 總裁有關空軍的語錄

空軍各首長的訓詞

空軍抗戰五年來的光榮紀錄

句句警策

日日不同

航空青年人人必備

機關學校不可或缺

裝璜分懸掛式案頭式兩種

發售處——成都祠堂街一百號鐵風出版社總社